

讀史快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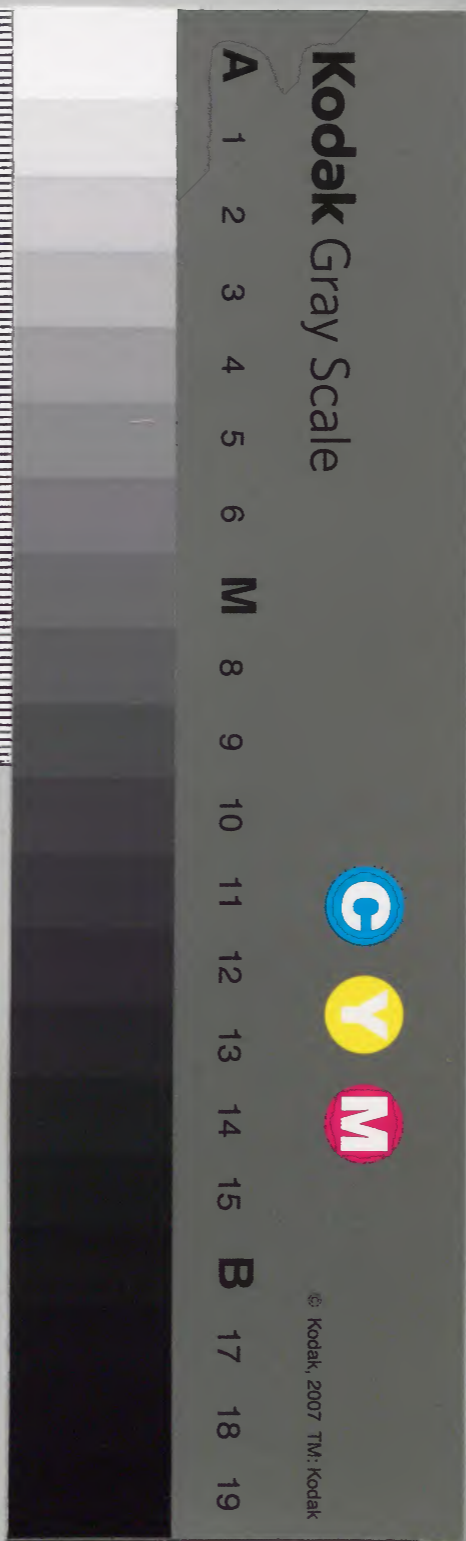
五十之二

十八

漢書門類			
二	三	二	二
一	三	〇	〇
三	九	〇	〇
二	九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二	漢	〇
九	三	書	〇
〇	二	〇	〇
一	一	〇	〇
八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20
冊數	21	(18)
函號	290	133



清華閣

清華閣

快編卷五十

淺草文庫



元臣脫脫本

明儒趙維寰節

石端



端性疑重外去丰稜而中甚明了嘗使高麗渡海暴

風掛橋舟人怖甚端讀書恬然如處齋閣又嘗事許

王元禧坐禪贊無狀遣官就鞠於府端方決事使至

端曰天子制問即罪人矣遂下堂隨問剖答太宗知

續史集編

卷五十一

一

端欲相之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他日曲宴上作釣魚詩云欲餌金鈎深未達磡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未幾相端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獨召寇準謀誅之準退過端端問曰上獨召君計事戒勿言於端乎端備位宰相若軍國大計不可不與聞準告以上意端曰君何以復上準曰議斬之以懲凶逆端曰此非計也幸少緩之卽入奏曰陛下亦知漢祖分羹事乎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尤乎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徒益怨愈堅其叛耳以臣之愚

宜置之延州以招來繼遷雖不能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遷母命吾制之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羈縻不大擾卒納款端之力也

太宗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乃潛結中宮謀立楚王元佐上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后謂曰宮車晏駕立嗣以長順也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豈得復有異議卽奉太子踐祚是爲真宗時垂簾引見臣下端平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尋貶繼恩均州安置端軀肥偉階峻不

言身性類 卷五十一
便升陟上特敕梓人爲納陛焉上每見端必肅然拱揖而不名

畢士安

士安本雲中人少事繼母祝氏祝謂曰學不求良師友不如不學乃攜士安如宋又如鄭從楊璞韓丕劉錫等游遂爲鄭人真宗時與寇準並相爲人有韞藉好讀書雖耆年目眊猶手自讐校至親繕寫尤精詞翰有文集三十卷生平寡交惟王祐呂端見引重王旦寇準楊億相友善王禹偁陳彭年則其門人也禹偁童時士安識之逆旅卽畱教以學遂登科第進用

在士安前士安知制誥其命乃禹偁辭云

畢仲游

仲游以提點河東刑獄召改祕閣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且行懼人以爲矯也爲買二茶匕而去時韓縝按視太原聞而歎曰公叔可謂真清已知耀州州大旱仲游先民之未飢揭諭境內曰郡賑施若干與平糶若干可若干萬石實虛張其數也州富室知有備遂不復閉糶各發廩民遂無歎徙仲游善屬文切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以詩文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曰孟軻不得

言身情類 卷五十一
三
已而辨孔子欲無言古人精謀極慮固功業而養壽命者未嘗不出乎此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歌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若知畏於口而不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必能濟吾謀而怨者或已敗其事矣今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也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況其有耶官非諫臣職非御史而危身觸諱以游其間殆猶抱石而採溺也軾感之

司馬光爲政一切求反於王安石伸游與之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動先帝而患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夫散青苗置市易斂後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是以百說而百不行今遂廢青苗罷市易蠲後錢去鹽法凡號爲利而傷民者一掃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廢市易不可罷後錢不可蠲鹽法不可去也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如是則廢者可復散罷者可復置蠲者可復斂而去者可

復存然則不足之情可不預治哉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財計以諸路所積錢粟悉歸地官明示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而數年之間又將十倍於今日令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也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然後向者所論新法始可永罷而不行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抹前日之敝而左右侍從職司爲安石之徒者且十七八雖起二三舊臣用六七君子而累百之中僅存其十數烏在其勢之可爲也勢未可爲而強爲之新法雖廢將復舉況未廢乎以此抹前日之敝如人久病少間其

父子兄弟喜見顏色而未敢賀者以其病之猶在也
光得書聳然竟如其慮

寇準

準字平仲年十九登進士第時太祖策士必親自臨軒見年少者每抑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始進可欺君耶擢右正言直史館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

太宗嘗因大旱召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天數對準獨曰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

頃之召準問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言之詔召二府入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西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乃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上問沔沔頓首謝上於是切責沔而知準可大用

景德初契丹大入寇急書一夕五至時準在中書得書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今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時王欽若江南人請幸金陵陳堯

叟蜀人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謀出二人乃陽若不知者驚曰誰謂陛下畫此策罪可斬也駕親征虜當自遁萬一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虜乘勢深入天下可復保耶帝遂決策親征

帝之在行宮也每使人覘準何爲一日覘者至準方與楊億飲博呼謔還白狀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其見倚重如此會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中虜將撻覽額撻覽歎自是虜奉書請盟準不許而虜使者來益數準意擬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會帝厭兵意在羈縻之而時又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

已許之帝遣曹利用如軍中議歲幣命之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汝所許毋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往竟以三十萬成約而還

初丁謂出準門既位參政事準猶甚謹一日會食中書羹污準鬚謂自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耶謂慙心銜之他日準復奏丁謂錢惟演皆佞人不可以輔少主謂益憾自是日傾準準貶雷州司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及謂詣見準拒之準家僮時有謀爲報讐

者準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遠乃出之

準之徙衡州也命未下而準已疾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賜準及病遣人取自洛旣至數日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臥具就榻而卒旣卒而衡州之命至歸葬西京道出公安公安人皆爲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以挂紙錢逾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以祀

初張詠在城都聞準入相謂其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嚴供帳以待仍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

讀準莫喻其意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必闔扉脫驂家未嘗藝油燈雖庖廩所在必然炬燭

李沆

沆識度宏遠兒童時已具公輔器雍熙中同宋湜王化基並除右補闕上各賜錢百萬以沆素貧多負債別賜三十萬令償貸他日與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遂拜給事中

真宗時沆在中書上一夕遣使持手詔欲冊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時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上復問沆沆曰賞罰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戰之勞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事遂止

李繼遷擾朔方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必爭之地一失則沿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訪於沆沆曰繼遷不處靈州非朝廷有也以臣愚見不若密詔州將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庶關右之民得息肩耳時異議者衆沆議格未幾而靈州陷

西北用兵天子旰食參知王旦歎曰吾輩安能坐致太平沆曰少有憂虞足爲儆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

未必無事且未爲然已契丹講和西夏納款帝遂有
侈心而天書之事起時王旦目擊其事欲諫則業已
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追思沆前語乃喟然曰李文
靖真聖人也時遂目爲聖相

寇準與丁謂善屢薦謂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
人可使在人上手準曰如謂者相公能終抑之使在
人下乎沆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未幾準爲謂所
傾上嘗問治道何先沆對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
最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輩是也

沆在中書未嘗有密奏帝一日謂曰人皆有密啓卿
何獨無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
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臣深惡之豈敢效尤嘗讀
論語喟然歎曰沆爲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語尚未能盡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沆爲相接賓客嘗寡言馬亮與沆同年又與沆弟維
善一日語維曰外議謂大兄無口匏維乘間以語沆
沆曰吾非不知也今朝士得升殿言事上封論奏了
無壅蔽矣若國家大事北有契丹西有夏人薦紳如
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英秀吾與談猶不能啓發吾
意自餘諸子坐起拜揖猶周章失次卽席惟自論功

最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曲意妄言
卽世所謂籠罩籠罩之術僕病未能也沆於諸弟尤
器重維及相對燕飲清言卒未嘗及朝政

沆內行修謹無枝葉公餘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
封丘門內廳事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沆笑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
寬矣故雖頽垣傾壁而絕不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
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朝夕見終不言妻語沆沆曰
豈能以此動吾一念哉弟維及戚屬勸治第沆曰身
食厚祿時有橫賜計橐裝亦可治但念內典以此世

界爲缺陷安得圓滿若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
暮不可保巢林一枝聊足棲息安事豐屋爲其素尚
如此已沆卒帝哭之慟駕臨喪賜白金五千兩

王旦

旦字子明父祐有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
必有爲三公者此所以志也已旦生幼沈默祐器之
曰是兒當至公相及長第進士知平江縣廳舊有物
怪居者多不安旦將至之前夕守吏聞羣鬼哨呼曰
相君來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真宗幸澶淵旦從會雍王元份疾帝命旦還權知雷

言身心紀 卷五十一 十一
守事旦奏曰臣有所陳願宣寇準準至旦奏曰十日不得捷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遂馳還京徑入禁中下嚴令戒不得傳泄及帝還旦子弟家人皆出迎旦於郊忽聞後有騶訶聲視之乃旦也始知旦居守云

上方東封契丹奏請歲給外別假錢幣旦曰彼知車駕東出始以此探我虛實耳正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幣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報大慙西夏趙德明言民飢求糧百萬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肆誕請詔責之帝問旦旦曰毋爲

也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自來取德明得詔曰朝廷有人

王曾張知白等參預政事一日謂旦曰每奏事其間有不經上覽者批旨徑行恐滋外議旦遜謝不答他日奏對旦旣出曾等復入帝驚曰有何事不與王旦同來曾等以前事對帝曰旦在朕左右多年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諭以小事聽便宜行卿第謹奉之可耳曾等愧而退

旦一日自朝歸不去冠帶入靜室獨坐家人莫敢入者旦弟以問趙安仁安仁曰方議事公不欲行而未

決此必憂朝廷矣聞知名士必召與語或使獻言覘其才之短長因密籍其名以備薦他日其人或復來則絕不與見也李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俄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帝令往中書問旦始知爲旦所薦凡旦所薦士皆類此

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旦謝不與見師德意爲人所短以告向敏中屬爲解一日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何故旦曰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何如也敏中

爲言師德意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但師德薄待我耳第緩之聊以戒嗜進

旦嘗與楊億評人物億曰丁謂久遠當何如旦曰才則才矣語道則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終吉若獨當權祇爲身累耳後果如其言景靈宮之役旦與內侍周懷政偕行懷政每乘間詣必謝去必從者齊至旦始冠帶出見於堂皇白事畢卽退其後懷政以事敗人方服其遠識

陳彭年嘗爲科塲條目呈政府旦投之地曰內翰得官幾日便欲隔截天下進士耶彭年惶恐退向敏中

一日出示彭年文字旦瞑目敕取紙封之敏中請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內侍劉承規得幸病且歿求節鉞帝謂曰承規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有求樞密使者奈何事竟止帝擬相王欽若以問旦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渥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論也已旦沒欽若始大用謂人曰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寇準平日於帝前數短旦旦獨專稱準帝一日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宜然臣在相位久缺失多準於陛下前無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中書有事送密院違詔格準輒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見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第送還密院準大慙

寇準罷樞密使託人求使相旦驚曰將相豈可求耶準憾之已竟除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臣安得至此帝乃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始自愧歎以爲不可及準在鎮每遇生辰輒造山棚大會賓客又服用僭侈帝聞怒謂旦曰

寇準每事欲效朕何也旦徐對曰準誠賢獨無如其
駉何上良久曰然此正是駉耳意遂解

旦以疾求避位帝見其容瘁憫然許之尋又命以肩
輿入使其子及省吏扶掖以見帝問曰卿疾甚萬一
有不諱天下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
自擇再三問不答時張詠馬亮皆尚書帝歷問二人
亦不對帝因曰試言卿意旦乃舉笏曰以臣之愚莫
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非臣所
知也臣病困不能久侍遂辭出宰相準

旦初相時家人有欲以錦繒飾氍毹席者戒不許有貨

玉帶者旦弟以爲佳呈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
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毋乃
勞乎亟還之飲食不精潔但不食未嘗怒家人試之
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不啜羹曰我偶不
喜肉他日墨其飯則又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
一生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自立田宅多徒使爲不
義耳真宗欲爲治第旦以先人舊廬辭宅門壞主者
撤新之暫於廡下啓側門出入旦每至側門輒據鞍
俯而過俟門成始由之其沈蘊多類此
旦疾甚上遣內侍候問相望於道帝手自和藥并著

預粥賜之疾將革亟延楊億至臥內求撰遺表正序平生遭遇願上日親庶政進用賢才少減焦勞之意而絕不爲宗親乞恩澤表上帝歎息遂幸其第賜白金五千兩旦作奏辭藻末自益四語云益懼多藏況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咎殃卽令昇至內閣詔不許帝還至門而旦已薨帝臨喪爲之慟悼

天書之說起自王欽若帝思久之心憚旦謂欽若曰王旦得無不可欽若曰臣當以聖意諭之因乘間爲旦言旦黽勉從帝尚猶豫會幸祕閣驟問杜鎬曰古所謂河洛圖書何事也鎬老儒不測上意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自是意決遂召旦飲極歡及罷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子共之旦攜歸發視皆美珠也自是天書封禪事遂不復異議一生相業惟是少玷云

向敏中

敏中愷悌多智畧太宗欲大用之會有忌者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賄敗曾發書歷詣朝貴求未減敏中亦與焉事下御史按實侃書果及門然敏中賭其名不啓封卽遣去矣俄捕侃私童至詰之云原書納笥中瘞臨江傳舍亟馳驛往掘得之封題如故事聞

上異之卽召見拜同知樞密事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以西鄙事聽便宜處置時中外危疑敏中得詔緘之視政如常會大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爲亂者敏中至期盡召諸賓僚置酒縱閱而密伏甲幕下儻入先於中門外馳騁因召之及階敏中振袂一揮甲士齊出盡擒之搜果各懷利刃卽席斬焉旣屏尸以灰沙掃庭乃張樂宴飲一時坐客皆股慄邊藩遂安

天禧初敏中進右僕射上顧學士李宗諤曰朕自卽位來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殊命也其家今日賀客必多卿試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往則門闌寂然因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懼怖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勲德隆重主眷特殊不能有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之勲德禮命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旣退陰使人問庖中今日設宴否亦絕無明日宗諤具白上上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王欽若

欽若性機警多險智擢進士甲科歷三司判時度支母賔古嘗言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

不支僕擬啓捐之欽若聞一夕命吏密校成數翼日
卽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未知耶對曰先帝固知之
殆畱與陛下收人心耳卽日放逋負一千餘萬釋繫
囚三千餘人帝自是嚮用欽若

契丹旣受盟真宗雅重寇準每退必目送欽若欲傾
準一日謂帝曰陛下敬準以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
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役是也諸侯猶
恥而陛下反以爲功耶帝愀然欽若又進曰陛下聞
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
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帝自是遂嫌準

帝旣入欽若言居恒忽忽不樂欽若度帝厭兵乃詭
奏曰陛下誠以兵取幽薊卽可滌前恥矣帝曰河朔
生靈始免兵革安能復事此可思其次欽若曰次惟
封禪可以鎮四海誇外國然自古封禪當得希世絕
倫之瑞卽又曰天瑞安可必前代蓋有以人力爲之
者惟人主深信而獨崇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
異也自是天書之誕遂起

欽若狀貌短小項有癭時人目爲癭相少時過圃田
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遇異
人告以他日當位宰相視其刺則唐相裴度也及貴

讀史紀事 卷五十一
遂好神仙之說嘗用道家科儀建壇場禮神朱書紫
微字陳壇上自校道書增六百餘卷又表修裴度祠
於圃田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爲
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劉承
珪相爲表裏時目爲五鬼誠如聖論

丁謂

寇準之再貶也帝意止欲謫之江淮間謂竟除道州
司馬同列莫敢言獨王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第舍假準也時制未下謂輒
取藁改云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

震驚遂至沈劇於死凡與準善者一朝盡逐之
謂欲引林特爲樞密李迪執不可遂與迪大詬帝命
兩罷之出謂知河南迪知鄆州明日謂入謝自陳忿
爭由迪願復畱遂賜坐左右設墩謂輒顧曰有旨復
平章矣乃更設枕謂出卽入中書視事如故
謂旣竄崖州惟日事浮屠因果之說著詩文數萬言
家寓洛陽嘗作家書遣使致之洛守劉燁祈轉付家
戒使者曰伺燁會僚衆時呈達燁得書遂不能隱卽
以聞帝啓視則語多自刻責敎國厚恩戒家人毋怨
望帝感惻遂徙雷州蓋始終知數用事也

初謂少時嘗袖文謁王禹偁禹偁大驚以爲韓愈柳宗元後歷二百年始有此作名自是顯性故多機凡圖畫博奕音律諸伎無不洞曉每休沐會客盡陳諸具聽人人自便而已從容應接其間莫能出其意者其營昭應宮王欽若料工須二十五年謂令以夜繼晝每繪一壁給二燭七年而工訖

夏竦

竦以文學負時名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能識古文奇字有集一百卷治軍嚴敢誅殺威畧頗震然性貪狡積家財累鉅萬廣畜聲妓以自娛而好陰間僚屬使相猜阻遇家人亦然其經畧西邊也元昊嘗懸榜募得竦首者予錢三千其爲敵所輕侮如此

陳堯佐

堯叟堯咨附

堯佐以進士及第爲中牟尉嘗作海喻一篇以寄志人奇之已通判潮州潮人有張氏子隨其母濯於江鱔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傷之命吏孥小舟操網往捕鱔鱔至暴非網可得及是竟弭受網因作文肆諸市而烹之一時異其事

堯佐初肄業錦屏山已從种放終南山善古隸八分爲方丈字筆力端勁尤工詩嚴戒殺號知餘子自誌

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
不爲辱三者粗可歸息於棲神之域矣陳搏嘗謂其
父曰君三子皆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盡如言
佐兄堯叟官僕射弟堯咨節度使母馮性方嚴諸子
祿賜甚豐而一制以儉素景德中叟掌樞機佐直少
館咨知制誥與父省華同在北省時諸孫仕宦及宗
親登科者又數十人一門榮盛當世罕儷每客至三
子侍省華側客不安多引去者堯咨最少文然任氣
節尤善射常以錢爲的一發貫其中孔

宋庠

庠舉天聖初進士試開封禮部皆第一慶曆中庠官
右諫議帝嘗召二府對資政殿出手詔策以時事時
陳執中爲相不學少文故夏竦爲帝畫此謀欲以困
執中也庠奏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
位政府而比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條
奏論者以庠爲知體仕終平章弟祁

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
獻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庠第一而寘祁第十時人
呼二宋而以大小別之祁修唐書十餘年自守亳州
出入內外嘗以藁自隨爲列傳百五十卷他著撰亦

言史事紀 卷五十一 二十
甚富性清約莊重不及庠以是不得公輔

祁之將革也自爲誌銘及治戒戒云三日斂三月葬
慎毋爲流俗陰陽拘忌棺用雜木漆三塗卽止使數
十年足腊吾骸朽衣衾而已毋實以金銀雜珍吾文
章僅及中人不足垂後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
勿受贈冢上植栢五株墳高三尺不得用石翁仲石
獸若兄弟十四人惟二孺兒未仕以此委莒公莒公
在若等不孤矣庠封莒國公故稱莒公

劉沆 景洪剛

自慶曆以後臺諫用事朝廷命令之出無當否悉論

之必勝而後已專務扶人陰私以中傷士大夫執政
畏其言故進擢尤速沆惡之爲舉行御史遷次格滿
二歲者與知州遂爲中丞張昇所劾時樞密狄青亦
因御史言罷斥沆奏曰御史去陛下將相削陛下爪
牙此曹所謀臣莫測也昇益爭不已沆遂罷

初沆祖景洪仕楊行密行密衙將彭玕據州反屬景
洪以兵欲脅衆附湖南景洪僞許之卒以州歸行密
退居不仕嘗語人曰我不從彭玕幾活萬人後世當
有隆者因名所居北山曰後隆山山有牛僧孺讀書
堂乃卽故基築臺曰聰明臺沆母嘗夢一衣冠丈夫

謂曰牛相公來已而有娠遂生沆

馮拯附仲巳

拯氣貌嚴重上每遣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進白以容事拯曰何不詣中書及至中書又遣堂吏謂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愧忿真宗時拯求知陳州上謂王旦曰拯每固求閒郡何也旦對曰馬知節嘗譏拯好富貴所欲節度使耳拯恐為知節所量不敢請大藩殆為此拯子仲巳

仲巳在天聖中嘗知邕州治舍有井相傳不敢飲飲

輒歿仲巳日汲以自供終無恙傍城數里有金花木相傳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仲巳故以花盛時酣燕其下亦復無恙人異之仕終大將軍用武功顯

梁適附子美

適學士顥之子少孤嘗輯父遺文及自所撰著以進真宗讀之曰顥有子矣擢秘書省正字仁宗時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有坐誣咒殺人者獄具以無傷讞適駁曰殺人以刃猶可拒而誣可拒乎是甚於刃也竟論歿適嘗與同官燕肅奏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肅不能對適對曰漢蓋寬饒黃霸皆

言史情綱 卷五十一
字次公帝悅適孫子美

子美緣章惇姻家累遷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傾
漕計以奉上崇寧間諸路漕臣進羨餘自子美始嘗
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真子美市於
契丹契丹嗜其利至虐女真捕海青東以求珠契丹
亡國禍基於此

魯宗道

宗道立朝侃侃無避忌章獻臨朝時嘗問曰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唐罪人也幾危社稷章獻默然他日與
仁宗同幸慈孝寺欲以大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婦道

夫死從子乃遽命輦後時執政任子多館閣宗道曰
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得以恩澤處於是貴戚
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志骨鯁也
先是真宗嘗書殿壁曰魯直蓋思之云

宗道爲諭德時居近酒肆間微行就飲肆中會上召
中使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請曰卽上怪公
來遲何詞置對宗道曰第實言使者曰然則公當得
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大罪上果問故使對
具如言帝以詰宗道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
家貧無盃盤故就酒家飲帝嘉其忠實

薛奎

奎性毅直不苟合遇事敢言章獻嘗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衮冕奎奏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因力陳其不可已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意在衮冕耳服之何以見先帝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斂帝心重之一日謂曰先帝嘗言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王曙

益恭益柔附

曙喜浮屠法齋居蔬食而嗜進不休初歐陽修尹洙嘗為曙官屬修洙喜游宴曙每戒曰諸君縱酒過度

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耶修起對曰以修所聞萊公晚年正坐老不知止非酒過也曙默然亦不怒及為樞密首薦修等置之館閣子益恭每勸曙引年不見聽及終父喪遂以員外郎致仕日與浮屠游洛陽山水名勝足跡幾徧云次子益柔

益柔伉直好論天下事范仲淹未識面即以館閣薦之嘗因醉作傲歌為張方平宋祁王拱辰等列上言其罪當誅蓋賈昌朝陰嗾之也韓琦謂帝曰益柔狂語何足計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方平等皆近臣一不為陛下論列而乃同狀攻一王益柔耶帝感悟遂

不深咎司馬光嘗言自吾爲資治通鑑人多欲求觀然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獨一王勝之耳勝之益柔字

蔡齊

齊有采丰能持正錢惟演附丁謂樞密題名獨削去寇準名氏曰逆準不書齊言於仁宗曰寇準忠義聞天下此社稷臣也乃爲姦黨所誣帝遽命磨去少與劉顏善顏罪廢齊上其書數萬言得復官顏卒又以女妻其子士論高之齊初舉進士第一真宗喜得人詔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出狀元得給騶自齊始也

楊礪

礪字汝礪嘗處僧舍夢一古衣冠者謂曰汝能從乎礪隨往睹宮衛若非人間殿上王者秉圭南面總三十餘礪升謁之見最上者前有案置簿錄人姓名而已名居首因請示休咎王者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當問之其人笑曰此去四十年汝功成予亦顯矣礪再拜寤端拱初真宗在襄邸礪以記室參軍謁見歸謂其子曰吾今見襄王卽向所夢來和天尊也卒官樞密副使

王嗣宗

嗣宗性傲狠初試講武殿以手搏趙昌言帽擢首科其觀察耀州也會种放予告還山遇於傳舍初甚有禮已放醉稍倨嗣宗遽語侵之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嗣宗大憾至州遂上州之豪族十餘而放爲首至此之魑魅真宗令徙居嵩陽避之

嗣宗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言之真宗乞敕令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自晚年疾甚乃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平生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人士傳而鄙之尤好爲文章上東封近臣多所頌記宰相以嗣宗文不足揚厲聖德慮

爲後世誦不許勒石

趙安仁

附君錫

安仁有學識知典故爲學士梁顥所推引遼使韓杞至一夕會飲杞舉橙子曰此果曾見之高麗安仁曰橙橘產吳楚朝廷職方掌天下圖經凡他國所產無不知頃給事中呂祐之嘗使高麗未聞其有橙柚也杞慙尤嗜書所得祿賜悉以購異書三館舊缺虞世南北堂書鈔惟安仁家有其本真宗命內侍取之嘉其好古爲手詔褒美孫君錫

蘇軾出知杭州君錫上言軾知無不言公論倚重隱

如長城今飄然去國恐邪黨乘隙復進不若畱之在
朝用其讜論云及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卽又云軾
負恩懷逆無禮先帝願亟正罪宣仁覽疏不悅曰君
錫何全無執守乃爾

任中正

中正以進士及第爲學士錢若水所薦太宗自是知
之擢江南轉運以其軀幹脩偉爲自擇大笏命內臣
取緋衣之長者賜之真宗時中正母嘗入謁禁中與
陳彭年王曾張知白妻同見上命母爲班首且賜坐
母子榮遇時人羨之弟中師晚知養生之術自號大

塊翁

周起

起爲樞密副使一日奏事殿中會帝適生子卽仁宗
也帝顧曰卿知朕有喜乎朕有子矣宜賀我卽入禁
中懷金錢出以賜起起嘗與寇準過同列曹瑋家飲
事聞客多引去者獨起與準盡醉夜漏上乃歸明日
入見引咎謝上曰天下無事大臣相與飲此常事何
過之有性嗜書家藏書萬餘卷嘗集古今人書併所
更體法爲書苑十卷

程琳

琳字天球嘗為館伴契丹使者至一日問曰先皇帝嘗通使承天太后獨無使何也琳答曰南北兄弟也先皇帝視承天猶從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嫂無通問禮使者語塞元昊反猶遣使來朝眾請誅之琳曰遣使常事也不得殺後使者益驕橫大臣患之法也又何患其應卒之知多類此

趙積

積以侍御史出知益會詔度支市錦六千匹積召工計歲織錦幾何裁十數匹止即以歲所織數上供人自是推其能然善夤緣性躁率天聖中厚結劉美人家婢致位樞府命未下人馳告積積急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傳以為笑

任布

布事真宗卒官樞密副使純約自守無所建明其子遜嘗上書詆執政及其父皆為不才後御史魚周詢論布因言布之不才其子亦能知之遂罷知河陽議者謂布誠不才而謝引證父攘羊之子以逐其父亦未為得體也布歸洛不復出為作五知堂以自志謂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云

高若訥

若訥知諫院時范仲淹以言事奪職俞靖尹洙又以論救仲淹相繼坐貶歐陽修乃移書責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比而以非辜逐君爲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今而後決知足下非君子若訥忿甚以其書上奏修亦貶夷陵

若訥強學善記明律曆尤喜申韓管子之書後因母病復兼通醫術張仲景傷寒論訣孫思邈方書及外臺祕要久不傳者皆能考校訛謬行於世於是世始知有是書其所論著雖國醫無不屈伏也時當世名醫多出衛州皆本高氏學

范廷召

廷召負絕力年十八卽能手刃父讐取其心以祭父墓事太宗官殿前都指揮使從軍四十年善騎射嘗因出獵見羣鳥飛鳴發一矢而貫其三性惡飛鳥所至彈射殆盡尤不喜驢鳴聞聲必擊殺之乃已

狄青

青起卒伍從征元昊常爲先鋒大小二十五戰每臨敵必被髮帶銅面具所至披靡莫有當其鋒者尹洙

嘗與談兵卽薦之韓琦范仲淹二人一見奇之仲淹授以左氏春秋謂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也青遂折節讀書悉通古名將兵法自是名益顯

儂智高反嶺外騷動師久無功青奉命往未至先檄諸將毋妄動時鈐轄陳曙乃以步卒八千犯賊潰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至大會諸將謂曰令之不齊兵用是敗卽揖曙起并用等三十人悉斬之軍門諸將股栗已下令頓甲休十日賊覘之以爲軍未卽進也明日青密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鋪爲陣賊旣失險出逆戰銳氣方盛青輒麾騎兵縱左右

翼出賊不意大敗之追奔五十里斬數千級智高夜遁廣南遂平

初智高之未平也交趾願出兵爲助俞靖業奏許之青至卽檄靖母與通使而自上疏言李德政欲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情實也且以一智高橫蹂兩廣不能討而假兵蠻夷蠻夷窺我虛實因而啓亂其何以禦請詔罷交趾助及賊旣平上顧宰相曰亟議賞稍緩卽不足爲勸矣時以是嘉青之能將而仁宗之能將將也

青名動華夷而能以畏慎自保初智高敗賊屍有衣

金龍衣者衆謂智高已死便欲上聞青曰安知非詐
吾寧失智高豈敢誣朝廷其面故有涅旣貴顯涅猶
存上敕青傳藥去涅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
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願畱以勸軍士
不敢奉詔神宗考次近世將帥至青慨然思之命取
青畫像入禁中御製祭文而遣中使祠其家

郭達

達慷慨知兵神宗嘗訪以八陣遺法達對曰兵無常
形總不出奇正相生耳因爲帝論其詳延安教兵久
不就達至擇諸校習金鼓屯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
一隊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必令人自言
所能暇日閱按之故臨陣人各展其技戰無不克

吳育

育性明果而無懼忤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事
每與仲淹忤已育在政府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至多
爲任事者所沮育獨取其可行者固行之晚年在西
臺恒與宋庠相唱和追裴白遺事多至數百篇體素
羸少因力學感心疾後得古方和丹砂餌之大醉一
夕而愈後數發發必數十日卒以亡有集五十卷

宋綬

讀史紀事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綬性清介自兒童時卽手不執錢藏書萬餘卷皆親自讐校其筆札尤精朝廷大議論多綬財定楊億讀其文自以爲不及也及卒帝多取其書字藏禁中子敏求藏書至三萬卷尤熟典故補唐武宗以下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他著撰亦甚富

李淑

淑詳練朝典制作詰命爲時所稱其他文多取裁古語務爲奇險然性傾側宋郊有學行淑恐其先用密言於主者宋國姓郊交也非善應宋祁作張貴妃制故事妃當冊命祁疑進告身非是以問淑淑心知其

悞故謂曰君第進何疑祁遂得罪其善傾人如此

王醜

天聖中醜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畱意邊防醜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易漢繒不如意欲殺之其少子元昊方十歲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從而殺之何失策之甚乎德明自是悟吾因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恐他日必爲邊患醜時殊不謂然比入樞密而元昊反帝數問邊事不能對西征失利然後歎瑋之先識

盛度

度極猜險善傾人景祐中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
 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善齊夷簡善綬惟度不得志
 於二人及二人俱辭相仁宗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
 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曲事臣不能知陛下第詢
 二人以可代者則情見矣上因問曾曾薦齊又問
 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畱遷知樞密
 事度體凡大難於拜起客有拜之者則俯伏不能興
 往往瞪視而詬詈之

張觀

觀事親孝寡嗜欲初為祕書郎其父方為州從事即
 疏請以祕書授父真宗嘉之改其父京官父嘗過洛
 喜其山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遂買田宅營
 林榭以適父意仁宗嘗飛白書清字以旌之然不長
 吏事民有犯夜禁者觀詰之曰有見人否人士傳笑

孫忭

皇祐中忭權御史中丞事制下諫官韓絳論忭非糺
 繩才不可任風憲忭上疏畧曰方今士人趨進者多
 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詰人為風力捷給
 若齋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

言上之小系 卷五十一 三三
所謂才意在是與若然臣誠不能也上覽奏即趣視
事怵六世祖長孺喜藏書書甚富世號書樓孫氏

田錫

錫在興國中居諫職嘗上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
體者四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僚友謂曰今日
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
竭矧天植其性可以一賞奪耶真宗時錫請約畧四
部別爲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
可畢又採經史切要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宸坐之
側真宗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

錫耿介寡合居恒終日危坐心慕魏徵李絳之爲人
嘗曰吾立朝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
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因悉命焚之
已錫卒真宗覽其遺表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
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朕方在疑慮而錫疏已至矣若
此諫官殊未易得爲嗟悼良久

王禹偁

嘉祐附

禹偁詞學敏贍性介潔嘗草李繼遷制詞繼遷餽馬
五十匹禹偁潤筆禹偁盡却之已出知滁閩人鄭褒徒
步來謁禹偁爲買一馬或言其虧馬價太宗曰彼能

却繼遷馬五十肯虧一馬價哉然以著書多規諷屢
斥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云屈於身而不屈於
道兮雖百謫而何傷蓋其雅志如此子嘉祐
嘉祐爲館職寇準嘗問之曰吾尹京外議云何對曰
人言丈人且入相準曰於子意何如嘉祐曰以愚觀
之不若不爲相之善也相則譽望損矣自古臣主相
得必如魚之得水然後言聽計從臣主俱榮今丈人
於明主能若魚水之契乎準大喜執其手曰元之雖
文章冠世至深識遠慮恐未必逮吾子元之禹偁字

張詠

詠少慷慨好奇節有士人宦游遠郡爲僕夫所挾至
欲得其女爲妻士人不能制詠遇於傳舍知其事一
日佯假此僕爲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間卽斬僕而
還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詠薦首時有夙儒張覃
者未第詠卽約寇準致書郡將請薦覃爲首其氣誼
類如此

詠性剛嚴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
此枷終不脫詠怒其諄卽斬之時民間訛言有白頭
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已密得
造訛者立斬之民遂貼息每謂人曰妖訛之興沴氣

乘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妖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

詠知杭州州有民家子與姊壻訟家財者壻言妻父臨終此子裁三歲故見命掌貲產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壻詠覽書索酒酌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使爾時七與子子必死汝手矣亟以三七倒易之人服其明斷

詠嘗謂其友人曰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故其自處每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効公不言已能性躁果卞急尤不喜人拜跪命典客預戒止有違者詠怒甚卽連拜不止或倨坐罵之自號乖崖子謂乖則違衆崖不利物也

詠初與青州傅霖同學霖隱不仕詠旣顯求霖三十年不得及知陳州霖忽來謁閤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故來報子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明日別去後一月詠卒

聶冠卿

冠卿嗜學好古官翰林學士其弟世卿監延豐倉嘗

掘地得古磚有隸書字半漫滅其可辨者云公先世
 餌霞棲雲高尚不仕累石於江濱又云昭王大丞相
 聶又云水龍夜號夕鷄駭飛其年九月十二日卒年
 五十有五冠卿始見惡之已卒世卿校其所卒歲月
 及其享年無以異也蓋冠卿先世果奉道云

尹洙

洙善屬文第進士自唐末歷五代文格卑弱宋初柳
 開始為古文洙與穆修復振起之其為文簡而法有
 集二十七卷初官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勅榜朝堂
 戒百官朋黨洙上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

師友則臣仲淹之黨也仲淹以朋黨被罪臣不當苟
 免宰相怒為落其職

孫甫

甫舉進士及第杜衍嘗辟為司錄凡吏職纖末皆倚
 辦甫甫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衍聞遂不敢以小事
 相屬每與談甫未嘗不引經正對衍嘗言吾辟屬官
 乃得益友甫著唐史記七十五卷每言唐君臣行事
 以推見當時治亂能令聽者曉然若目擊之時人言
 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孫論也

葉清臣

清臣舉進士時主司奇其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清臣嘗言時務畧云近有職在筦庫而日趨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語以獻諛諂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如宋湜爲御史乃勸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爲守衛不加呵譴反擢諫職削弱朝體取笑四夷無甚於此時多其切直

楊徽之

徽之善詩與邑人江文蔚江爲齊名太宗聞其詩名嘗索所著撰徽之奏詩數百篇且獻詩爲謝有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之句上嘉賞之自是聖製多以別本爲賜詔與李昉等類輯文苑英華分命徽之編詩百八十卷

王著

著事太宗爲翰林侍書上萬幾之暇頗畱意筆法於諸家字體洞臻其妙以著工書嘗令中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上臨學益勤他日又示著對如前中使詰其故著曰主上始攻書若遽稱善則不復畱心矣久之復以書示著乃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他日真宗與宰相語其事爲之嘉歎

潘慎修

慎脩善奕太宗嘗召與對奕因作奕說以獻大畧謂
棋之道在乎恬默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
禮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知斯五者斯可與言
棋因舉十要以明其義上覽之稱善慎脩先事李煜
時江南舊臣多言煜暗懦狀慎脩獨曰煜若果爾何
能享國十年上嘉其不忘本得臣子之誼

杜鎬

鎬性敏辨博學強記兄爲法官嘗有子毀父像爲旁
舍所訟者兄疑其法不能決鎬輒應曰僧道毀天尊
佛像可比也兄大奇之太宗嘗問西漢賜與悉用黃
金何近代遂爲難得之貨鎬對曰是時佛事未興故
金價賤真宗幸澶淵適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
吹禮以問鎬鎬對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上
甚嘉重之鎬凡有所檢閱必戒書吏云某事在某書
某卷第幾行開卷覆之無一誤者其淹晰多類此

查道

道沈嶷有至性母病思鰕羹方冬苦冰道泣禱於河
鑿冰取之得鰕尺許母病尋愈後數年母卒遂遊五
臺將祝髮爲僧一夕雷震破柱道坐其下了無怖寺
僧異之勸以仕端拱初舉進士高等嘗知虢州出按

部路側有佳棗從者摘以獻道為計直掛錢於樹而去之居恒蔬食或日止一食終日默坐嘗夢神人謂曰汝位至正壽五十七而享年乃六十四論者以為積善所延云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一
讀宋史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孔道輔 附劉隨

道輔事仁宗為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答曰大臣當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為法耶夷

簡語塞出道輔知秦州
初道輔嘗爲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驚爲神州將至帥官屬往奠
拜且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其首碎之觀者駭異
莫不歎服時有劉隨者與道輔同列諫職論事明銳
號水晶燈籠云

曹修古

修古爲監察御史遇事敢言嘗晨朝有黃門二人不
避道呵者止之反爲所詈修古奏言御史臺尊則天
子尊請付所司劾治上立命答之晏殊嘗以笏擊人
折其齒修古奏殊爲輔弼而忿躁無大臣體先朝陳
恕榜人於中書卽罷黜殊合如恕例時論偉之其卒
也家貧不能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其季女泣謂母曰
奈何以是累吾父竟拒不納

司馬池

旦朴附

池舉進士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與令忤嘗以公
事謁令令南嚮踞坐不起池挽令西向偶坐與語不
少屈自是歷郡邑治多有聲累官當知諫院上表懇
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嗜退耶已度支
報滿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子旦

言史補 卷五十一
旦歷官十七轉至大中大夫而澹泊無欲人不知其
貴與弟光友愛甚篤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勝
槩光歲一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議
論天下事旦有助焉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珣
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象時以爲盛事比於唐之
九老旦孫朴

朴范純仁之外孫也純仁謫永州疾失明客至必令
朴道以見朴時方七歲晉接應對如成人客皆異之
靖康之阨朴嘗使二酋問家世朴具以告喜曰賢
者之後也待之加禮因請立趙氏後遂徙北徽宗崩
朴與朱弁在燕竝議制服弁欲請朴曰臣子聞君父
喪又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
義之不問授行臺左丞國辭不受

李及

及嘗知杭州惡其風俗輕靡屏絕游宴一日冒雪出
郊衆謂必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返居
數年未嘗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數卷及
嘗生子以妻張氏悍鞠之外舍張知固請歸願爲撫
養已至則會親屬擊子於堂柱而碎其首及遂無嗣

燕肅

瑛附

言身懷緒 卷五十一 三
肅喜爲詩其多至數千篇尤善畫畫入妙品所圖山水
水罨布濃淡意象微遠尤善爲古木折竹嘗造指南
里鼓二車及敬器以獻又上蓮花漏法司天臺考之
云與崇天曆不合然肅所至皆刻石以記其法州郡
候昏曉多用之世推其精密在明州爲海潮圖著潮
論二篇肅曾孫瑛仕嶺嶠七年括南海珠犀香藥以
奉時相人目爲香燕

馬亮

亮嘗知杭州先是江濤大溢築隄數年不就詔詰問
亮乃褒詔作文禱伍員祠下明日潮爲之却出橫沙
數里隄遂成呂夷簡少時嘗從其父蒙亨爲縣閩中
亮一見奇之妻以女妻劉恚曰嫁女當與縣令兒耶
亮曰非爾所知也宋庠及弟祁爲童子時亮皆物色
之曰後必大顯世以是推亮能知人

陳希亮

子慥附

希亮清勁寡欲見義勇發禍福不自惜嘗爲鄜縣縣
多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每及期
卽訛言緋衣三老人行火民遂相率出錢無敢靳亮
至嚴禁之齋止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已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泣曰公去我緋衣老人將復出矣初亮年

言身性類 卷五十一
四
十六將遊學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萬亮爲悉召
取錢者至燔其券而去之于慥
慥使酒好劔用財如糞土慕朱家郭解之爲人嘗從
蘇軾遊西山馬上談兵及論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
士已復折節讀書思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洛陽有園
甚壯麗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晚年皆棄不取遯光
黃間止岐亭菴居蔬食恒徒步往來山中妻子奴婢
皆有自得之意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其所著帽方
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遺像乎因自號方山子蘇
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狄遵度

遵度字元規篤嗜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卽仰屋瞪視
人呼之弗聞也少舉進士一斤於有司卽恥不復爲
以父棐任仕主簿尋棄去尤嗜杜詩一夕夢見甫爲
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足成之名佳
城篇有集十二卷棐時有狄國賓者仁傑後分仁傑
告身與棐棐奏錄國賓一官而自稱仁傑十四世孫

石揚休

薛顏附

揚休嘗第進士喜閒放居恒養猿鶴玩圖書與家人
言未嘗及朝廷事然好殖財初居貧衣食乏徒步去

家十八年後貴還里疇昔同貧窶者尚在意揚休必
賙我及至不捐一金而反徧受其里中富人金以去
時薛顏亦以穢富嘗屬杜衍爲墓誌衍却之仁宗聞
謂衍曰薛顏有醜行卿不屑誌其墓真清識也

李垂

垂字舜工累官修起居注丁謂執政垂未嘗一詣謁
或問故答曰謂恃權怙勢異時必遊朱崖吾不能入
其黨謂聞惡而出之明道中還朝李康伯謂曰宰相
重君文學擬擢知制誥而未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
吾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官翰林學士矣今旣
老乃復看人眉睫以冀推輓乎執政聞仍出之

施昌言

昌言字正臣舉進士高第而治家無檢押嘗爲河北
都轉運使一日召范仲淹燕後堂出婢子爲優雜入
男子謾戲其間無所不劇仲淹怪密偵之則皆昌言
子也仲淹大不懌而去

楊偕

偕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舉進士第而長將畧所至
有聲卒官右諫議居恒喜談兵嘗奏兵論一篇著兵
書十五卷集十卷初嘗之官漢州道遇一術士謂曰

君知世間有化瓦石爲黃金者乎就借試之旣驗欲授以方偕曰吾方從吏祿安事化金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出戶失所在

李虛已

虛已喜爲詩數與曾致堯晏殊唱和致堯嘗謂曰子詩雖工惜音韻猶啞虛已未悟後得沈休文論詩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太宗賞其詩嘗賜以錢翌日語宰相曰虛已詩思可嘉予錢五十緡矣宰相對所予乃五十萬帝知其誤自是詔羣臣以章獻者閣門勿受皆由中書門下閱而上之然論者

謂虛已父子篤行家甚貧雖人主一時之悞殆天賜也虛已父寅以廉吏聞

張傳

傳強力治事七爲監司所至審覈簿書勾擿姦隱州縣憚之傳聞謂曰奚憚我哉我所爲斤斤致察正以愛州縣也吏不敢慢則州縣無敗官矣識者謂然天禧中有術士號數百歲人嘗遊秦悼王家自言歷見唐肅代時事以是出入禁中甚禮重莫敢詰其僞者傳與見訊以唐事不能對始黜其僞

陳從易

從易字簡夫為人激直少容而心無憤忮王欽若最善之嘗言數日不見簡夫便忽忽不樂及廢居南京丁謂方用事人畏謂無敢往見欽若者從易將使河南擬過之遇汴水涸遂告謂曰從易願賜湖外非獨為貧也亦欲就省王公耳今汴涸義不可從他道幸公許少畱謂乃大喜曰王公之門獨君為知我寇準貶道州謂謂從易曰廬陵之事可以釋憾矣從易曰當以故相事之謂有慙色

楊大雅

大雅性嗜學雖飲食不釋卷仕終集賢學士歷二十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大雅澹如也或笑其拙大雅謂曰吾不學世人而學聖人以至此吾所學不敢薦於人竊嘗自獻於天子矣嘗渡江遇風覆舟拯及岸衣冠盡飄沒丁謂聞為餽衣一襲大雅堅不受所撰著幾七十卷

陳琰 寇瑛附

丁謂既貶會南郊赦有言其將復還者琰上疏畧曰丁謂因緣險惡據竊公台引巫師妖術厭魅宮闈易神寢龍岡冀消王氣今禋柴展禮渙汗推恩計謂必潛輸琛貨陰結要權假息遐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

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王藩卒無牽復天下
傳誦快之時有寇賊者初以附謂致通顯及謂敗鬱
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爲賦喪家狗以刺

王濟

濟字巨川事太宗嘗與張齊賢廷諍詞氣甚厲至詆
齊賢爲腐儒時方河決詔調下夫十五萬治河濟以
爲勞民齊賢時作相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
決亦陰陽灾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灾沴爲國家致
太平則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然則今非太平
耶濟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息肩無日若
陛下用得其人太平亦自可致但據今日則猶未也
上爲之動容因畱濟問邊事

楊億

弟偉附

億字大年父逸嘗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
幾而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甫能言母以
小經口授隨卽成誦七歲能文對客談論若老成人
雍熙初億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張去
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試詩賦五篇援筆立就
上深加賞異命內侍送至中書又賦詩一章宰相驚
服削章爲賀翌日下制曰汝方髫鬣不由師訓而文

字生知一日千里有望於汝卽授祕書省正字賜袍笏天禧中累官翰林學士

億自幼至老不離翰墨卽對客笑談而揮翰不輟尤善細字起草一幅數千言不加點竄當日朝廷典制多所取正焉手集當世述作爲筆苑時文錄千篇尤留心釋典禪觀之學所著有括蒼武夷頴陰韓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內外制凡一百九十四卷弟偉每朝必秉小笏知制誥缺中書進偉名仁宗曰非秉小笏者耶卽命之

張去華

附李繹

去華舉進士第一善談議嘗獻元元論真宗歎賞命以縑素繕寫爲十八軸列置龍圖閣四壁以不飾邊幅故仕不顯子師德去華十子而師德最賢舉進士亦第一當世榮之時李若拙子李繹以久任外職快怏作五知先生傳謂知時知難知命知退知足也

李迪

附李壽

唵斯囉入寇曹瑋請益兵帝問迪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卽令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某處某處當畱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頗牧在禁中也已

瑋兵出上問迪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三日而奏至果大勝上問迪何以前知迪曰賊兵遠來聲言某日下秦州會食蓋激怒瑋也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謂逸待勞故知必勝帝自是益重之

丁謂擅政至除吏不以聞迪怒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卽死無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耶會謂欲引林特樞密迪爭之上前曰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予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罷斥惟演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帝怒貶衡州團練或謂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敗始召還孫孝壽

孝壽爲開封尹時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之因戲取牒效壽花判云與決杖二十僕喜陰竊之明日持詣府告主僞判孝壽追舉子至備言本末卽忻然謂曰若判正合我意如數杖之而謝舉子孝壽治行無甚異獨此舉大快人意云

王曾

曾字孝先自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在朝正色獨立天聖中嘗大雨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

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民間訛言耳不足慮已而果然知應天府民間訛傳有妖若飛帽夜搏人京師以南人情大惶惑曾下令敕里門夜開但口言妖至者即捕之妖頓息
曾居恒寡言笑眉目如畫在朝廷進止皆有常處與楊億同列侍從億喜諧謔於僚友無所不狎侮獨與曾言則曰余不敢戲也真宗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思卿甚故不暇朝服見卿勿以我爲慢其見嚴憚如此其知天雄契丹使往返必斂車徒而過無敢或譁

曾爲宰相所進退士人皆莫知范仲淹嘗謂曰明揚士類相職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已怨將誰歸仲淹深服其言有故人子孫京來謁別曾留之具饌食訖頻行合中送簡紙數軸啓視之皆他人書簡后裁取者寶元初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自知及期而卒曾無子

杜衍

衍以吏部侍郎爲樞密使每有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至十數輒繳納詔旨諫官歐陽修入對帝謂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所封還也衍既退寓南都十年居恒烏帽阜履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善爲詩工書行草皆有法

晏殊

殊七歲能文景德初張知白以神童薦帝召至與進士千餘人竝試廷中殊神氣不懾爲文援筆立就帝賞之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得賦題奏臣嘗習此賦請試他題帝益愛其質實文成數稱善卽擢正字命讀祕閣書

殊有人倫鑒當世知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皆出其門及爲相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臺閣重臣皆極一時之選而富弼楊察又皆其壻也晚歲尤篤學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刪次梁陳以後名臣述作爲集選一百卷及卒帝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

龐籍

狄青以宣撫使討儂智高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問籍籍曰青起行伍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從之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已捷書至帝喜曰青之破賊卿力也孔道輔嘗言言事官

多觀望宰相意獨龐淳之乃天子御史淳之籍字

章得象

得象字希言母初娠夢神人授以玉象父與夢家庭積笏如山故以得象名長第進士楊億見之以爲有公輔器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酣寢自若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越數日博又負卽反奩與宗諤封識宛然其後累官宰相

呂夷簡

李宸妃薨宮中以章獻故未治喪夷簡因奏事請曰聞有宮嬪亡者章獻瞿然曰宰相乃預宮中事耶卽

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章獻乃悟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百官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得望見清光帝爲舉簾夷簡審視乃拜子公弼

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之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劔歿公弼曰杖者國法劔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張士遜

士遜嘗爲射洪令有惠政已調治他邑民遮馬首不得行因聽還射洪後知邵武得民如射洪時先是令射洪以旱禱雨陸使君祠尋大雨士遜立廷中須雨足乃去及邵武旱禱雨歐陽太守廟廟去城一舍士遜撤蓋往雨霑足始歸晚入相仁宗嘗飛白書千歲字賜之士遜爲建千歲堂卒年八十六子友正不治家產每居小閣學書積三十年不輟遂以書名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韓琦

琦事仁宗爲右司諫諸所條奏一以停內降抑僥倖正紀綱辨忠佞爲急前後凡七十餘疏特王曾爲相以夙德重望罕所獎予獨謂琦曰今言者不詰激則多所顧畏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帝亦獨識之曰韓琦性直琦雖書生而於兵事多所練習其撫定州也能定亂兵又彷彿古三陣法訓練之遂使中山精勁冠河朔

仁宗晚年連失三王尋病不能御殿中外惴恐包拯范鎮等言極激切積五六歲未能行琦乃乘間進曰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何不擇

宗室之賢者爲廟社計乎他日又懷漢書孔光傳以
進曰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主猶能若是陛下
誠以太祖之心爲心計立決耳自是策始決已英宗
立客有從容語及定策事者琦必正色曰此上聖德
神斷皇太后協贊之臣子何與焉

英宗遇宦侍少恩左右遂有讒帝於太后者兩宮頗
隙一日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
病耳病愈必不爾子病母安得不容之太后意稍解
已數日琦見上上曰太后待我少恩琦對曰自古聖
帝明王不爲少矣然獨稱舜爲大孝豈其餘盡不孝

耶父母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
不失孝乃爲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耳父母豈有
不慈者帝大感悟自是兩宮遂安

神宗朝王安石創新法議開邊琦時撫大名上疏畧
曰始爲陛下畫此謀者必曰治國必先富強然後可
以鞭笞四夷故散青苗行免役迨新制日下官吏日
以刻急從事而農怨於畎畝商歎於道路長吏不得
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而先使邦本
動搖則爲陛下始謀者大悞也他日帝懷其疏示宰
相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

不意爲民害乃爾當是時新法幾罷

琦識量英偉臨事不見喜愠厚重比周勃通達比姚

崇當嘉祐治平間天下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

或諫曰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

無所處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事君生死以之至於

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

其在位亟獎拔人才公論所與雖意所不悅必收用

時王安石方負盛名琦獨不然之神宗嘗問可以屬

國者曰安石何如琦正對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其持正類若此

初琦之以學士臨邊也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

與范仲淹同在兵間久朝廷倚以爲重時則稱韓范

其相業與富弼齊名並稱賢相則又稱富韓其在相

相人愛之如父母在魏魏人生祠之遼使每過魏移

牒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他日子忠彥使遼遼主

問知其貌類父卽命工圖其像其見重外夷如此薨

之前一夕有大星隕治所櫪馬皆驚帝聞哭之慟親

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先是琦舉進士名第

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及是知爲琦瑞也

曾公亮

公亮以端明學士出知鄭州稱能吏盜悉竄他境夜
 戶不閉嘗有使客亡橐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曰吾
 境不藏盜殆從者之廢耳索之果然其判永興軍也
 長安豪喜報飛語聲言營卒怨減削謀以上元夕結
 外兵為亂邦人大恐公亮不為動張燈縱觀與賓佐
 為竟夕歡卒無敢譁者然曲附王安石蘇軾嘗責之
 答曰上與介甫如一人此天也世譏其固寵云

王珪 附罕

珪弱歲奇警出語驚人從兄琪讀其所賦喟曰騏驥
 方生已有千里之志但蘭筋未就耳尋舉進士甲科

累官侍讀學士仁宗立皇子中書召珪作冊珪曰此
 大事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良久
 果出自聖意乎上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具
 草歐陽修聞之曰此真學士也然作相十六年無所
 建明時目為三旨宰相珪季父罕

罕嘗知澶州州有婦病狂數詣守訴事出語無章却
 之則諄罵前守屢叱逐罕至獨引令前委曲問之良
 久語漸有次第蓋本為人妻無子夫歿妾有子遂逐
 婦而據其貲以屢訴不得直憤恚發狂也罕為治妾
 而反其貲婦尋愈一郡稱神明



富弼

契丹遣使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莫敢行時宰相呂夷簡方銜弼卽薦之歐陽修爲舉顏真卿使李希烈事畱之不報弼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旣行見契丹主讓以大義且言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也夫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北朝卽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必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乎人主當之乎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

利焉契丹主聞言首肯良久

時契丹主復執言欲得祖宗故地弼曰石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此皆異代事若各求地非北朝之利也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因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言不可狀且曰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有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來謂弼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且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於是遂議增幣

契丹主之議增幣也曰南朝遺我辭當稱獻不則納
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我若
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應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
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
爲勝負餘非使臣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固
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
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哉是時弼聲
氣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因
復使劉六符來弼還先入奏言二字臣以死爭之彼
氣折矣幸勿許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初上之議使弼也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
急臣子義不憚勞奈何遽以官爵賂之辭不拜已竣
事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曰增歲幣
非臣本志特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死爭
敢受賞乎三年又拜樞密副使辭愈力七月復拜樞
密副使弼曰契丹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
死且有餘辜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
修政勿以臣爲念因繳納告勅上前旣踰月上復申
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弼
乃不得已受命當弼之始北也一女卒其再北也一

男生皆不顧云

粥嘗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流民就食者無算粥勸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因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於是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悉聽流民擅取明年麥大熟民各歸是時所活凡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又萬計蓋先是救災皆聚民城郭中粥食之蒸爲疾疫或相蹈籍至有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者

自粥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事聞遣使褒勞拜禮部侍郎粥曰此臣職也辭不受

當粥之入中書與文彥博並命宣制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語學士歐陽修曰古者命相或得諸夢卜若今日人情如此其賢於夢卜遠矣修爲頓首粥嘗言君子與小人並處勢必不兩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搆扇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迨其得志遂肆毒善良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故其終身皆出於此晚年爲安石所擠雖不得盡用而帝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却

讀史懷錄 卷三十一
之曰富弼手疏言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其重之如此

文彥博

仁宗時黃德和誣劉平降虜平家二百口皆械繫彥博奉詔訊獄河中得其實德和謀翻案遣他御史來彥博拒不納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來案具矣宜亟還事或不允彥博執其咎竟白平
彥博在中書日嘗與龐籍議省兵是時兵汰爲民及給半廩者合八萬議者紛然謂必聚爲亂帝疑焉彥博曰今天下公私困竭正坐兵冗脫有難臣請身代之自是兵卒汰而寂無譁者

仁宗方受朝忽疾暴扶入禁中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曰爾曹出入禁闥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意欲何爲自今疾勢損增必以告不爾軍法從事因與同列富弼等請直宿殿廡志聰曰無故事彥博叱曰此豈論故事時
是時賈昌朝心惡富弼弼方有事六漯河昌朝密令司天二人俟執政聚時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彥博知其意在傾弼然未有以制也後數日二人又上言請皇后同聽政蓋內侍武繼隆所教

言身性系 卷五十一 二二
云彥博視狀輒懷之有喜色徐召二人詰曰汝今日
有言乎曰然彥博曰天文是汝職若國家大事汝何
得預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吾觀汝直狂愚耳
未忍治汝自今無得爾二人唯唯退始出狀示同列
同列憤曰何不斬之彥博曰斬之則事彰而中宮不
安衆服其識

初仁宗之不豫也彥博請立儲嗣上業許之而不果
已彥博既出英宗立詔入覲謂曰朕之立卿之力也
彥博竦然對曰陛下入繼大統本先帝意與皇太后
協贊臣何力之有且臣是時方在外韓琦等承制受
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懇
避遜其後神宗亦言定策事發端爲難嘉祐末止申
前詔耳正如丙吉霍光不相掩也遂加兩鎮節度仍
賜宴瓊林兩遣中謁者遺詩祖道

元祐初彥博既請老致仕以司馬光薦復召入中書
命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優宿德也然彥博無歲
不求退當其歸洛也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
博交之如布素然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香
山老故事時置酒賦詩序齒不序官仍爲堂繪像
其中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羨慕之

言身懷紉 卷五十一
彥博逮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北使來聘
蘇軾爲館客引入覲使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
容曰此潞公也耶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
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不如其貫穿
古今雖專門名家不逮也使者的拱手曰真天下異人
既歸洛西羌首領溫僸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
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夷所敬慕如此卒年九十三

范仲淹

仲淹字希文二歲而孤母更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
說稍長知家世卽感泣辭母去之應天依戚同文學

食不給或繼以糜粥冬月憊甚至以水沃面人皆不
堪仲淹怡如也及舉進士第始迎母歸養復姓更名
已用晏殊薦官祕閣校理四方遊士有執經來學者
仲淹推所入奉食之而諸子至易衣以出曾不屑意
每感激論天下事輒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勵尚
風節則仲淹實倡之

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爲上百官圖指
其次第曰如此爲序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
則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宰相於是夷簡
不悅他日因論建都事詆仲淹爲迂闊且謂其所用

皆朋黨遂出知饒州會元昊反復召入授龍圖學士
帝諭令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向論蓋國家事於
夷簡原無憾也又何釋

天聖中天子將率百官上壽章獻仲淹奏曰奉親於
內自有家人禮若與百官同北面朝此何可爲後世
法章獻崩遺詔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國事仲淹曰
太后母號也自古無阿保代立者且一太后崩又立
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矣事
遂寢已言事者多暴太后時事則又言太后受遺先
帝保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后德人服其

得大體

仲淹之知延州也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
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
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次第敗道也乃大閱州兵
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將各三千分部訓練使量
賊衆寡更出禦賊又用种世衡策城青澗以據賊衝
大興營田以給兵食自是羌漢之民接踵歸業至今
羌人親愛之呼爲龍圖老子

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在賊腹中仲淹欲城
之度賊必爭乃密令其子純祐領蕃將先據其地而

自引兵隨之諸將初不知所向已至柔遠裁下令版築已具矣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騎三萬來爭方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果有伏散去自大順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是寇益少

仲淹嘗上言涇原地重臣請與韓琦同經畧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韓琦合秦鳳環慶之兵掎角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帥涇原之師爲援臣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如是不數年間賊可平定也仍請用龐籍於環慶文彥博於秦州滕宗諒於慶州而總之以孫沔帝皆采用其言自是元昊始請和

元昊旣和上召仲淹爲樞密副使時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遂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乎固辭仍請與韓琦出行邊尋復召叅知政事是時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又爲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慨然曰上用我至矣爲退上十事上采用其九然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多不便於是朋黨之譖復行

仲淹內剛外和初母在時方貧僅供菽水故其後雖貴非召賓客不重肉性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汎愛樂善名士多出其門雖里巷人皆能道其名字所至有恩邠慶二州民與諸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歿之日四方聞者皆歎息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爲齋三日去子純祐純禮純粹純仁

純祐事父母不離左右不應科第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嚴生徒數百多不率仲淹患之純祐時未冠輒自請入學首奉瑗規於是諸生從之蘇學遂爲諸郡倡在關陝純祐與將卒錯處鈞深擿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已從父之鄧得疾昏廢富弼來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

問弼曰公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純祐曰公則可病凡十九年而卒

純禮在徽宗朝上言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法意固善而奉行之吏不無失當宣仁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盡懷姦爲私也今議論之臣往往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人其心豈惜國是直快私忿以售其姦耳士論偉之

純粹嘗論賣官之濫畧云今西北三路凡納三千二百緡者許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者許買供奉並免試

注官夫天下士大夫有服勤至垂歿猶不得霑世恩者而富民猾商捐錢千萬即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

范純仁

純仁生時其母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裙甫八歲卽能講解所授書少與胡瑗孫復石介諸名士遊嗜學不倦夜分不寢置燈帳中至帳頂如墨色旣第進士以不欲遠離父母不就官仲淹沒始以著作佐郎知襄城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罪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後漸廣茂人呼爲著作林

純仁嘗以陝西轉運召還神宗問城郭甲兵糧儲狀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使邊臣觀望將啓他日意外之患人多其遠識

純仁又上章力排安石詞極激切因不聽卽求罷諫職執政使人諭曰毋輕去已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也上疏愈激切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出知河中

言身心紀 卷五十一 二八
純仁嘗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素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喜事卽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昔事勢亦不同陛下若使臣拓境啓疆願謀別帥神宗曰卿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耳

元祐中司馬光秉政將盡改熙寧之法純仁謂光曰去其泰甚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姦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且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耳若欲媚公何如少年媚安石以速富貴哉純仁素善光及臨事規切又如此

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時韓維文彥博呂公著亦復不免純仁慮朋黨將熾上言曰彥博公著皆累朝舊臣豈肯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柄任慶曆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賀曰一網打盡矣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

文彥博議貶嶺嶠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

興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吳處厚傳致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貶新州純仁奏曰聖朝益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毒藥去病卽病愈不能無損況未必愈乎不聽

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比先帝於漢武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進曰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且陛下始親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隸上曰必若卿言何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

也非人也上意乃漸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

呂大防遠竄純祐疏救之忤宰相章惇意貶永州時純仁病目失明矣聞命怡然就道或以爲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投荒豈吾欲諸但區區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士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必怒止之因赴貶所江行舟覆衣盡飄濕顧謂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

時方治司馬光黨韓維子訴父執政日與光不合維得免純仁子以父與光議役法亦不合欲借維爲例



言史懷紉 卷五十一 三十一
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
可以爲今日解脫地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
愧心而歿其子乃止

徽宗立顯肅太后素知純仁忠直特遣中使至永賜
茶藥問目疾何如用何人醫療尋以觀文殿大學士
召詔云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
聞忠告純仁力疾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歿有餘責
上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固乞歸上不得已
許之每見輔臣必問安否又曰如范純仁者得一識
面足矣其爲人主愛重如是

純仁疾革時猶以宣仁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曰
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畧云蓋嘗先天下之憂
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
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祐之憂勤不顯又
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
耕云建中靖國改元之旦猶正衣冠受家人賀明
日歿寐而卒年七十五

純仁性夷易絕不以聲色加人自布衣至宰相廉儉
一節先提舉畱司與司馬光等相約爲真率會脫粟
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前後所得奉入悉用廣

義莊任子恩多推疎屬沒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也
嘗言我平生學問得之忠恕二字一生受用不盡蓋
立朝家居未嘗須臾離此云

純仁弟純粹嘗任關陝慮其近西夏有喜功意貽書
戒之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
小人鬪力中國與外夷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
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屬有請教者每示之
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人皆書之坐隅有
文集五十卷子正平

純仁既沒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時穎昌唐君
益表其所居里爲忠直坊蓋取碑額意也正平告之
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假寵范氏子孫則可若通
塗廣陌中爲往來之觀以聳動庸俗則不可君益曰
此有司事君何預焉正平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
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時不獨吾家詒笑君亦受
其責矣竟撤去之正平工詩尤長五言

韓億

億嘗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爲章獻外姻妄傳太后旨
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
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卽有旨大使何不言億對曰

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約非欲達之北朝也
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是時副使方失詞
而億反用以爲德朝議推服之

億性方重累官尚書左丞每見諸路有奏拾官吏小
過者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昆蟲草木皆
欲使之得所今仕者大則望爲公卿次亦望爲侍從
職司二千石奈何以微瑕薄罪錮人於盛世乎其持
心平恕如此子八人維縝最著

樞密使文彥博求去維代之維與王安石議多不合
一日奏事殿中以言不用請郡帝曰卿東宮舊人當

畱輔政維對曰使臣言得行賢於富貴遠矣若但攀
附舊恩以干恩澤非臣願也遂出知襄州

上憂旱嘗召維入對維曰陛下憂旱而避殿損膳特
舉行故事耳何足動天當痛自刻責廣求直言上感
悟卽令草詔其畧曰意者聽納不得於理與獄訟非
其情與賦斂失其節與忠言詢論鬱於上聞而讒諂
壅蔽以成其私與詔出人情大悅是日雨

包拯

拯始仕天長縣有盜割人牛舌者主來訴拯曰牛舌
已割何訴爲第歸殺而鬻之可耳尋有來告私殺牛

言身性類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者拯曰已割其舌而又告之得毋已甚乎盜驚服後
徙知端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
拯命僅如貢數任滿卒不持一硯歸
拯嘗使契丹契丹主謂曰雄州新開便門乃誘我叛
人刺疆事耶拯答曰涿州亦嘗開門矣非刺事也必
刺疆事亦何必開便門語遂塞爲中丞時奏請建儲
嗣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建太子爲
廟社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臣年七十
且無子非徼福澤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拯性峭直不以詞色假人平居無私書雖故人親黨

皆絕跡嘗遺戒子孫曰吾後人仕宦有犯賊者不得
放歸本家必不得入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若孫
也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雖童稚婦
女亦知其名咸呼爲包待制當立朝時貴戚斂手人
以其笑比黃河清云

吳奎

奎事神宗參知政事時適召王安石不至帝顧輔臣
曰安石歷先帝朝召屢不赴頗以爲不恭今又不至
采病耶抑有所要耶曾公亮曰安石文學器業當不
爲欺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見其護短自用多迂

闊萬一用之恐必紊朝常已安石亂政人服其先見

趙抃

抃進士及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時目為鐵面御史嘗以轉運匹馬入蜀攜一琴一鶴自隨平生不治生產歷奉所入嫁兄弟之女十數他孤女二十餘人其日所作事夜必肅衣冠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為也卒官太子少保其子岷提舉兩浙常平時奉抃徧遊諸名勝吳人共羨之

抃嘗奉命轉運河北時賈昌朝以故相守魏抃將按視魏庫昌朝使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藏者恐事無例抃曰捨是則他郡不服竟按視之成都以戍卒為憂抃以大學士出知成都帝召見勞曰前此未有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朕行乎抃對曰陛下自言即法也何例之問其凡事果斷皆類此

抃之入蜀也召卒長立堂下諭之曰吾與汝年相若吾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謹畏戢以率眾比戍還得餘貲持歸為室家計不亦可乎卒競喜轉相告蜀遂晏然先嘗知虔前此仕嶺外者死多不能歸抃至為造舟百艘移告諸郡曰仕宦家有欲歸不能者皆於我乎出於是告歸者踵至抃悉給舟

言身懷紆 卷五十一 三五
并道里費蓋其治大要本人情云

唐介

仁宗朝張堯佐以外戚夤緣驟除宣徽節度介時爲殿中侍御史爭之不得抗言不已仁宗曰除議本出中書中書文彥博也介遂劾彥博謂其守蜀日造兼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遠竄介徐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謂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旁介顧謂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益

拜謝帝怒甚貶春州別駕

介旣貶春州蔡襄等力救之以爲太重帝悟改英州彥博亦罷相上又慮介道歿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之時朝士梅堯臣等爲賦詩激美由是介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敢名數月復召入爲殿中侍御史帝勞之曰卿遷謫來未嘗以私書抵京師可謂不易所守介頓首謝他日請曰臣旣任言責言之不行必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求換職於是以直集賢院出知楊州

神宗以曾公亮薦欲用王安石介時參知政事言安

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耶吏事不可任耶經術不可任耶介曰安石博學而泥古議論多迂闊若使爲政必多變更因退謂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嘗進除目帝數日不決曰當問王安石介進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必如此亦安用執政爲陛下必以臣不才願先罷免自是數與安石爭

安石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割子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宜止令中書出牒帝愕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官拯訴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皆權臣假此擅威福也故太祖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牒太宗曰大事則降敕卽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今如安石言則是政不出天子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深然之其後竟以與安石爭忿恚卒帝臨哭其第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藏本賜其家

馮京

京字當世年少舉進士自鄉舉至禮部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也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頃之宮中持酒餽至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因出判荆南軍神宗朝累進

言身性類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參知政事爲呂惠卿所排出知成都神宗思之召知
樞密院京將至帝先是中夜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
入朝甚慰人意因賜京詔有渴想儀形不忘夢寐之
語及入見首告以所夢
京爲翰林學士數月不詣相府時韓琦語富弼以京
爲傲弼諷京詣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
爲公重非傲也卒不詣已任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
京論其更張失當累千百言安石詆爲邪說他日安
石貽書呂惠卿有勿令齊年知之語齊年謂京也以
同年生故云後惠卿與安石忤至發其私書

錢惟演

惟演吳越王俶子博學能文與楊億劉筠齊名而性
嗜進頗傾險初附丁謂與謂婚謂逐寇準演序樞密
院題名卽刊去準名曰逆準削不書已謂敗演慮禍
及卽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之言演係外戚劉美
姻家不可與機政遂出之仕終節鎮嘗語人曰吾平
生所不足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耳言未歷中書也
及卒太常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以敗官曰墨謚
曰文墨從弟易諸孫景謚總

易以才藻知名蘇易簡方之李白因字希白年十七

言身性錄 卷五十一 三十一
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佻特罷之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命易作歌愛賞之易因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遂上書言試朽索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之降第三明年仍以第二人中第又善行草尋尺大書尤喜觀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戒他著述合二百八十卷其家父子兄弟並以制策登科

景謚初學於王安石執弟子禮安石得政謚以事詣京因謁之時盛夏安石方與僧智緣臥於地又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謚褫服脫帽未及他語卒然闕曰青苗助役何如謚曰利少害多異日必爲民患又問孰爲可用之人曰向居喪不交人事而知人尤難安石默然謚遂辭出

安石旣相景謚復來謁安石令先見弟安國安國亦善謚謂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謚曰百事皆可爲所不知者新法役書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治陝路役書阻屬以戎蠻事謚曰陝路民情謚不能知而戎瀘用兵關一路生靈休戚尤不知也安石大怒出就舍

謚旣就舍是時賓客賞激之與詆以矯者參半謚笑

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一
曰古來好利者多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得自由苟爲利而由人則盜亦可爲也夫盜之所以爲盜者利勝義而不知所以爲之耳吾又何憾焉自是遂與安石絕終身爲外官
總嘗奉詔使高麗因入見請使指神宗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一切餽賂俱拒弗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總曰在館旣辭今何爲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則死且左番已受總曰左右番各有職若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

總初知開封老吏謀困以事導人訴謀至七百餘總隨事剖決不中理者緘識之戒勿復來踰月一人復至總詰之曰吾固戒汝矣何復至其人不服總曰若前訴云云吾曾識以某字卽啓緘示之上下驚詫蘇軾嘗乘其据案時故遺詩索和總立就以報軾歎曰電掃庭訟響答詩筒近古未有也其行章惇謫詞有鞅鞅非少主之臣經經無大臣之節語哲宗嘗誦之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二

明儒趙維寰節

元臣脫脫本

列傳

張方平

方平見事敏而能斷王拱辰議權河北鹽方平入奏曰河北再權鹽河也帝曰始立法耳何云再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均之稅中今兩稅鹽鐵是也非再權乎帝悟即出手詔罷之時河朔父老為佛會七日於澶州以報上

新法行鬻湖渡坊塲司農因併及祠廟是時宋闕伯
微子廟皆當鬻方平爲言宋國家王業所基也闕伯
封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
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過於斯於
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

朝廷用兵西夏議調諸道弓手刺其壯者爲宣毅保
捷二軍方平力爭弗得已兩軍驕甚合二十餘萬皆
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禁中衛卒夜變帝旦語二府
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卽倡言當議尊異之禮方平
抗言曰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議遂寢

契丹使蕭禧來議疆事當行故臥驛中不起方平但
令主者日致饋若爲不知也者而陰遣邊使以禧還
檄其國禧遂行已知益訛言儂智高將入蜀郡邑惶
駭方平曰此妄也會上元張燈令城門三夕勿閉偵
得始造此語者梟其首境上蜀遂安

王安石用事富弼始嘗薦之一日弼過方平謂曰人
固難知方平曰非謂安石耶曰然曰此亦何難知者
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裁入院
院中事輒盡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卽檄出自是未嘗
與語亦何難知者弼慚其守蜀時能識眉山蘇洵二

子故軾終身敬事之敘其文以比於孔融諸葛亮

王拱辰

拱辰年十九舉進士第一爲翰林學士慶曆初契丹使來求關南地且斥太宗伐燕爲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旣通使而尋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回軍伐之豈曰無名卽作答書云旣交石嶺之鋒遂起衡門之後契丹得報議遂寢嘗使契丹其主設宴垂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侑飲顧謂其相曰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吾故重之

張昇

昇性樸直言事無所避忌嘗因論奏斥張貴妃爲一婦人仁宗不懌亦不顧已復論宰相劉沆罷之上一日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頓首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謂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

趙槩

槩嘗奉使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盃爲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命寫之納槩袖中其見禮重如此累官執政致仕家居十五年集古今諫諍事爲諫林一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

言史快編 卷五十二 三
曰自來請老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卿雖退
居未嘗一日忘朝廷也朕當置之座右

吳宿

宿性忠實外和而內剛嘗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
瓦石爲黃金且歿將以術授宿曰其爲我營葬宿曰
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知也僧歎曰子之志殆未可
量歷樞密副使篤行猶若布衣時

宿兼通五行之學慶曆中京東兩河地震宿上疏言
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午而極於亥
然陰猶強而未卽伏陽猶微而不能勝此所以震也

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不動恐有內
盜起於河朔時以爲迂闊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反

歐陽修發裴附

修四歲而孤母鄭親誨之學家貧不能得紙至以荻
畫地學書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靡弱猶仍五季
餘習修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慕焉至忘寢
食必欲追與竝轡遂以文章名冠天下舉進士試南
宮第一擢甲科嘗奉使契丹契丹主命貴臣四人押
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特爾

英宗立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兩宮幾成隙韓琦解之

太后猶未釋然修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溫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間反不能容耶后意稍和修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入人深故一日晏駕天下奉戴嗣君莫敢二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苟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與之者太后自是心折

濮王追崇議起有司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伯叔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若云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是時衆議皆與中書異羣起攻之惟蔣之奇同修議而爲御史呂誨等排詆尋亦叛修修自是遂罹謗

修之貶夷陵也居恒無以自遣則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在直乖錯不可勝數輒仰天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蓋其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秉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歿而世常求其歿也其平居教子弟嘗用此語吾耳

言身物終
五
五
焉故修服其語終身

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之不顧故雖
放逐再三而志意自若在滁自號醉翁晚號六一居
士陶然自適人莫窺其際也好獎引後進曾鞏王安
石蘇洵洵子軾轍初皆未知名修游其聲譽率爲聞
人著集古錄凡周漢以來金石遺文殘編斷簡一切
掇拾研考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証奉詔修唐書
自撰五代史多取春秋遺旨法嚴而詞約蘇軾敘其
文曰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
賦似李白識者以爲知言子發棐

發於書無所不究覽師事胡瑗尤探古樂鐘律之祕
蘇軾謂其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也棐
亦能文年十三見修著鳴蟬賦侍側不去修撫之曰
兒異日能爲吾此賦不因書以遺之已修卒棐代草
遺表神宗讀而愛之以爲修自作云

劉敞 放奉世附

慶曆中敞舉進士廷對第一以內兄王堯臣嫌抑第
二敞博學於佛老卜筮天文方伎山經地志無不淹
悉嘗夜視鎮星謂人曰於法當得土不然當生女後
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明盛當有

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
敞嘗奉使契丹契丹使導行自古北口至柳河紆網
殆千里欲誇示險遠敞謂曰自松亭趨柳河路甚徑
不數日抵中京何故道此虜使駭愧山中有異獸如
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駁也爲道其
音聲色象誦山海經管子書證之契丹歎服

敞尤嗜古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按而讀
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極珍祕每日吾死子孫必以
此蒸嘗我其爲文尤敏贍歐陽修每於書有疑必折
簡來問敞對使揮筆答之不停手修服其博弟敞

敞字貢父著書百卷而尤邃於史學嘗作東漢刊誤
爲人賞誦司馬光修資治通鑑敞專職漢史敞子奉
世字仲馮亦贍文辭兼漢書學嘗云家世惟知事君
求不愧士大夫公論得失常理也譬如寒暑加人雖
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

鞏字子固爲文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上下
馳騁愈出而愈工少與王安石游安石名未震鞏導
之歐陽修及得志遂與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
曰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

貴何吝也鞏曰臣所謂吝謂吝於改過耳帝然之

蔡襄

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尹洙論救之歐陽修移書責高若訥由是三人皆坐譴時蔡襄爲館閣校勘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會契丹使適至買以歸爲張於幽州館

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旣譯爲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使朝廷賜之詔而亦稱我翁是何等語朝議是之其知泉州也距州二十里有萬安渡絕海而濟人苦其險襄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至今賴之又

植松七百里以庇行道閩人爲勒碑紀德

襄尤工書書爲當時第一仁宗製元舅隴西王碑文特命書之及命書溫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上重之嘗親書君謨二字以賜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爲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第一京以族孫引嫌奏降第二佃終身憾之

呂溱

溱舉進士第一善議論儂智高寇嶺南詔奏邸母得傳報溱言一方有警當使諸道聞之共爲備今反欲人不知此何意也嘗疏論宰相陳執中姦邪仁宗還

言史懷紉 卷五十二
其疏濬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大臣也正當出示執
中使得自辨帝重之已出知徐州爲賜宴遣使諭曰
此宴特爲卿設宜盡醉居恒自簡貴接賓客不過數
語時目爲七字舍人

王素

子鞏附

素知諫院遇事感發多所匡規王德用嘗進二女子
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原有世誼非
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奈何素曰臣
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爲立遣二女出
原州蔣偕建議築大蟲巉堡役未具敵伺間要擊不

得成偕懼來歸歿素曰若罪偕正墮敵計宜責偕畢
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必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
則總管行總管敗則素行矣青悚然竟城以還

京師旱素請帝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
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
問何故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臣故
知不雨帝曰然則明詣醴泉觀素曰醴泉猶外朝耳
豈憚暑不樂遠耶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乙宮是日日
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雨

素子鞏有雋才以跌蕩傲世仕不顯善蘇軾軾守滁

言身懷紉 卷五十二
州鞏往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黉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之黃樓上謂鞏曰李太白歿世無此樂三百年矣軾得罪鞏亦竄賓州豪氣不少挫

余靖

靖初仕祕書丞上書言班固漢書多舛謬乞命與王洙併校司馬遷范曄二史尋以救范仲淹落職名遂顯嘗使契丹陛辭日以所欲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爲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悉條奏日幾曷乃罷卒官工部尚書靖嘗夢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歿秦亭故常畏西行及卒則江寧秦淮亭也

彭思永

思永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乃默坐其處須臾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卽付之其人謝以錢思永曰我欲錢孰與匿金始就舉持數釧爲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懷中衆相索弗得思永一數止此耳已客起舉手揖釧忽墜地衆咸服其量熙寧時任終戶部侍郎

陳襄

襄倡道海濱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爲友時號四先生嘗攝浦城令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數輩至相撐

言史性系 卷五十二 十一
拄襄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否則寂乃遣吏先引盜行自率同列詣鐘所祭禱而陰塗以墨蔽以帷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不污扣之乃盜也蓋畏鐘有聲故不敢捫云

襄知河陽富弼爲郡守一見重之襄每進邑子弟與講學或讒於弼謂其誘邑子以資過客弼疑焉或勸襄撤講塞謗襄曰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公如有惑志何稱知已益講不懈弼乃愈重之襄自講學外急訪求民間利病已卒友人檢其篋得盈紙細書數十幅皆民事也神宗嘗訪以人才襄疏司馬光韓維呂公著范純仁蘇軾等以至鄭俠凡三十三人而獨與王安石忤故不盡其用

豐稷

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卽論京姦狀時宦人漸盛豐爲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勸上遠佞臣帝問佞臣謂誰對曰曾布布時正侍帝側

先是稷嘗使高麗海中大風折檣舟幾覆衆惶懼莫

言身情系 卷五十二 十一
知所爲稷神色自若他日神宗召對問曰卿昔渡海
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固其常耳憑
仗威靈亦何畏帝悅稷凡三任言責每草疏必於密
室卽子弟不得見旣上卽焚其藁所薦士若鄒浩陳
瓘皆有名當世

呂誨

誨登進士第爲殿中侍御史見廷臣上章者往往託
風聞以摘人幽隱不必然之事乃上言臺諫官許風
聞言事蓋欲廣採納以補闕政今乃借以侵官至暴
揚曖昧刻薄成風請下詔懲革時多其識諫體

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非
所宜遂疏劾之畧云大姦似忠大佞似信安石外示
朴野中藏巧詐初無遠畧惟務改作立異以罔上欺
下悞天下蒼生必此人也如令久居廟堂必無安靜
之理安石大恨出誨知鄧州

初誨之將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負時名
然好執獨見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置
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卽位所與朝夕謀議
者惟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必敗國事此乃腹心疾也
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耶誨旣黜安石益肆橫光由

是服其先見

誨既疾表求致仕畧云臣本無宿疾偶因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差之指下禍延四肢一身之微固無足惜而負九族之托心實痛之蓋以身疾喻國事也誨三居言責論列必關大計直聲震天下及病困猶旦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司馬光往省之至則目已瞑聞光哭蹙然起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光曰更有以見屬乎曰無有遂卒

錢顛

顛為殿中御史裏行以論事忤旨得貶將出臺於眾

中責同列孫昌齡曰平日七大夫未嘗知君名徒以昔官金陵媚事王安石得為御史今亦當少思報國奈何專為附會以求美官吾視君真犬彘不若也即拂衣上馬去顛家貧母老至乞貸親舊以給朝晡而怡然無謫官之色蘇軾贈以詩有烏府先生鐵作肝之句世遂目為鐵肝御史

鄭俠

俠初以嗜學攻苦為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為知己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則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



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諭意欲
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
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天下士
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不
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新法行民重困自熙寧六年七月至七年三月大旱
不雨東北流民每風沙霾暄扶攜塞道皆身無完衣
或買麻粃麥麩合米爲糜或茹木實草根或身被枷
鎖而負瓦揭木賣以償官者累累不絕俠時監安上
門乃悉所見繪爲圖假稱密急發馬遞上之且云但

經目一過便可涕泣如陛下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
斬臣宣德門外以正欺君之罪疏入神宗反覆觀圖
長吁數四衷以入是夕寢不寐翌日詔罷新法十八
事民間譁叫相賀越三日天大雨輔臣入賀上乃出
俠圖示之於是外間始知新法所由罷安石忿卽上
章求去羣姦切齒

安石旣去呂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仍取唐魏徵
姚崇宋璟李林甫盧杞諸人傳爲兩軸一曰正直君
子一曰邪曲小人因取在位諸臣事跡暗合林甫輩
而與崇璟相反者各比其類爲書以獻惠卿奏爲謗

訕編管汀州時御史臺楊忠信謁之曰御史緘默不言而君上書不已是言責在監門而臺中無人也取懷中名臣諫疏二帙授之曰以此爲正人助惠卿尚嗾之帝前欲致之歿帝曰俠言非爲身豈宜深罪詔但徙英州俠至英英人無貧富貴賤皆遣子弟就學爲築室以居俠

吳中復擇仁附

中復以進士及第知峨眉縣居官廉代還不載一物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或謂抃曰公於中復初未一識面而遽薦之何也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

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士論兩賢之從孫擇仁擇仁嘗爲大鹿縣中貴人譚稹奴犯法擇仁致之理稹怒譖之徽宗詔遣宋喬年往鞫喬年仇吏也旣奉詔卽疾驅至爲搜擿庖帑抉剔隱贖曾不能得其纖毫隙於是擇仁來上謁喬年笑迎謂曰所以來爲察君罪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未幾召直祕閣士論亦兩賢之

楊繪

王安石用事老成多引去繪時爲御史中丞上言老成人不可不惜當今朝廷舊臣范鎮年六十有三呂

諫史初編 卷五十二 十五
誨六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皆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安石怒罷爲侍讀學士

劉庠

庠知開封府王安石欲見之戒典謁者曰今日客至俱勿納惟劉尹來卽入告或以語庠曰王公意如此盍一詣庠曰見之當何所言自彼執政未嘗有一事合人情脫問青苗免役諸法吾將何辭置對竟不往已奏論新法神宗謂曰奈何不與大臣協心庠對曰臣知事陛下不敢附安石尋徙知太原

李允則

真宗時允則知雄州上元節州舊不燃燈允則令結綵山聚優爲樂夜縱遊觀時已偵知北酋有欲間入觀燈者允則與同僚微服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羅侍左右劇飲而罷仍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馳去則幽州統軍也未幾契丹主誅之矣

允則嘗得諜者釋其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之縱

言史懷紉 卷五十二
還未幾謀復至還前所與數緘印如故而反出彼中
金谷地里委曲以爲報在河北二十餘年邊烽不驚

王安石 子雱附

安石字介甫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運筆如
飛而劇精妙友生曾翬攜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
進士及第嘉祐中館閣之命屢下而安石屢辭士大
夫謂其無意當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俾以美官
惟恐其不就也至同修起居注猶辭累日閣門吏齋
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
其家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尋知制誥自

是不復辭官矣

安石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少年得鬪鶉其儕
求之不與恃素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尹當少
年歿安石駁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
徑攜去是盜也追殺之是捕盜也雖歿勿論且劾府
司失入審刑大理復駁正之詔放安石罪當詣門謝
安石曰我無罪不肯謝其強辨執拗多類此

安石議論多奇其議變法多傳已意辯論輒數百言
衆不能詘其訓釋詩書周禮旣成頒之學官號曰新
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多穿鑿附會主司純用以取

士士無敢不傳習者黜春秋使不列於學官至目爲斷爛朝服性不好華腴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以是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作辨姦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云

新法行舉朝爭之甚力而安石持議益堅嘗言於上曰陛下欲行先王之道當獨制其權而不得與流俗相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人歸陛下上以爲然於是呂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安石從薦起家者也富弼韓琦先薦用爲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皆排斥不遺餘力至謂天變不足畏曰水旱常數堯湯不免此無足關慮他日慈聖宣仁二太后言安石亂天下至流涕帝始疑之

初安石未出已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甫出卽上萬言書大要謂今天下財力日困風俗日壞其患在不法先王法先王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傾駭天下之耳目聳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道夫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治財無其道耳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天下

言史快叙 卷五十二 十八
爲之以漸而期合乎當世之變凡臣所稱皆流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熟爛者也蓋安石一生措注總不出此書子雱

雱慄悍陰刻無忌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喟然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有之則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后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雱氣豪上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嘗稱商鞅爲豪傑安石一日與程顥語雱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言何事曰以新法數爲人阻故與程君議雱乃大言曰梟韓琦富弼之首於市何患不行

安石遽曰兒悞矣卒時纔三十三

唐垆

熙寧初唐垆上書言秦二世制於趙高乃失之弱非失之強神宗最悅其語又云青苗法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輩安石尤喜之已忽與安石貳一日扣陛請對直至御坐前展疏指笏目安石曰王安石近御座聽劄子安石遲遲垆訶曰陛下前猶如此在外可知安石悚然進垆大聲宣讀凡六十條大畧謂安石專擅威福曾布等表裏作姦文彥博馮京知而不敢言王珪曲事安石無異妾婦元絳薛向爲安

石頤指氣使無異家奴張璠李定爲安石爪牙張商英乃安石鷹犬至詆安石爲李林甫盧杞上屢止之垌慷慨自若讀已下殿再拜而退侍臣衛士相顧失色尋貶潮州別駕

王安禮附安國

安禮學術純正能不阿其兄慧星見詔求直言安禮上疏曰陛下有仁愛之心而澤不下究意者大臣多所壅蔽謂忠者爲不忠不賢者爲賢乘權射利者尸力殫於溝瘠取利究於園夫夫是以干陰陽召星變與意指安石也帝覽疏歎曰今以一指蔽目雖泰華

在前弗之見近習蔽君亦何異此卿當益自信

上數失皇子太史言京城近郊多墟墓不利國嗣詔悉改遷衆洵懼安禮諫曰文王則百斯男政先掩骼未聞遷人之冢以利其嗣也帝爲惻然止宗室令駢以數十萬錢買妾久而斥歸之訴府督原直安禮呼妾視業敗面矣卽奏言妾之所以直數十萬者徒以此面也今多敗之誰爲售者且與炮烙刑何異請加厚譴詔奪令駢俸時論快之弟安國

安國年十二卽能作銘頌賦詩出以示人多警語遂用文章名世神宗嘗召對問卿兄秉政外論謂何曰

恨知人不明聚斂太急耳帝默然不悅先是安國教授西京頗溺於聲色安石遺書戒之曰願弟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兄遠佞人蓋指呂惠卿也惠卿銜之卒爲所傾

李清臣

清臣善屬文歐陽修以比蘇軾已試祕閣試文至中書修迎語曰必李清臣第一啓視如其言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加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紛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意必焉主意皆詘元祐之政於是紹述之論興而國是遂變

蒲宗孟

神宗一日與輔臣語喟然有無人才之歎宗孟率爾對曰人才半爲司馬光邪說所壞帝不語直視久之曰蒲宗孟乃不取司馬光邪未論他事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卽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追之使去亦不肯矣時宗孟慚懼至無以自容

宗孟性侈汰每旦割羊十豕十然燭三百其知鄆州

也入署或請損之怒曰若欲使我坐暗室忍飢耶常
 日盥沐有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
 澡浴之日每用婢十人一浴至湯五斛他奉養率稱
 是嘗遺書蘇軾云晚學道有所得軾報書云聞所得
 甚高然有二事相勸一曰慈一曰儉蓋宗孟尤酷虐
 雖小偷微罪必斷其足筋軾故以為諷云

蔡挺

子抗附

挺譎詐多智人莫能窺其城府初為富弼范仲淹客
 頗泄其幾事於呂夷簡以自售已在渭久鬱鬱不自
 聊因寓意詞曲有玉關人老之句中使至則使優伶

歌之以達於禁掖神宗愍焉遂拜樞密子抗

抗初事英宗於蕃邸已轉運廣東英宗立每見南來
 者必問抗及召入諭曰卿乃吾故人勿以常禮自疎
 命知諫院累龍圖學士知定州神宗立知秦州居數
 日夢英宗召與語眷顧如平生欲退復留既覺為家
 人言歔歔感泣未幾疾卒

鄧綰

洵武附

綰初通判寧州知王安石得君因條上時政言陛下
 得伊呂之佐力行新法民莫不歌舞聖澤以臣寧州
 觀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願勿移

於浮議蓋媚安石也未幾驛召入對帝問曾識安石
惠卿不縮對不識帝曰安石今之古人惠卿賢人也
縮退見安石欣然如素交或問縮君今當作何官不
失爲縮職得無爲諫官乎曰正自當爾明日果除集
賢校理時鄉人在都者皆笑且罵縮曰笑罵從汝笑
罵好官須我爲之尋同知諫院子洵武

洵武狡險尤過其父一日對哲宗言陛下先帝子今
相韓忠彥琦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非之今
忠彥爲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彥能繼父志而陛下不
能也必欲繼志非用蔡京不可他日又對言陛下方

紹述先志而羣臣無助者臣敢作愛莫助圖以獻其
圖如史記年表旁列行七重別爲左右左曰元豐右
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執政中止溫益一人他局不
過三四而右序則舉朝卿相百執事以百數帝自此
遂決意相京蓋京之亂天下實自洵武

舒亶

亶爲御史裏行數起獄嘗論蘇軾以歌詩譏訕時事
又言司馬光張方平范鎮陳襄劉摯等皆懷姦立黨
不可不誅張商英嘗緘子壻文示亶亶卽具白謂其
干請言路商英故亶所從薦拔者也自是朝士痛恨

御史中丞劾其爲翰林時受廚錢事疏下大理亶乃
僞爲錄目以自解法官駁正之帝曰亶自盜爲贓情
輕而法重詐爲錄目情重而法輕用停二秩以懲貪
狡亶所坐雖微罪士大夫皆快之

蹇序辰

紹聖中序辰上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邪觀事
考言實狀較著然踪跡深詭相去八年之間蓋已不
可究質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輯藏之歲久
必致淪沒不可復攷願悉討諸姦言行人次一帙置
之守府以示天下後世大戒遂命序辰編類之由是

縉紳之禍無一得脫者

王韶

韶起孤生用開熙河功累官觀文殿學士用兵有機
畧每戰必捷嘗夜臥帳中前部遇敵矢石已交呼聲
震山谷侍者色變股栗而韶鼻息自如在鄂宴客出
家姬奏樂客張纈醉挽一姬不前將擁之姬泣以告
韶徐曰本出汝曹娛客而反令失歡耶浮大白罰之
笑談如故人以是樂爲用

王陶

陶以受知韓琦得驟獎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

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爲人先是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餒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愚爲解錦裘市酒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捐數百千爲之娶及陶旣尹洛愚時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蓋其薄德天性然也

陳繹

王子韶附

繹官翰林學士不能肅閨門子與婦一夕俱隕於卒伍之手而不知恥爲政務摧豪黨晚年乃謬爲敦朴之狀好事者目爲熱面顏回時王子韶者以附王安石官諫職而善結要人子弟劉安世言熙寧初士大夫有十鑽之日子韶則衙內鑽也

杜常

常本昭憲皇后族孫而無戚里氣折節學問嘗跨驢讀書驢嗜草走岐徑至失道不覺也觸桑木而墮額爲之傷以龍圖學士知河陽軍會河大決將潰埽勢危甚常親護役徙處埽上埽潰水溢及常坐而止

沈遘

遘附

遘以齋郎舉進士廷唱第一大臣謂已官者不得先

多士抑置第二知杭州能以術刺閭巷事嘗禁捕西湖魚鰲有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廬會客至共烹食之旦詣府邁謂曰昨夜食蟹美乎客笑而謝嘉祐遺詔至邁次外舍不御酒肉者二十七日弟遼适遼風趣高爽縹縹有物外意故善王安石安石嘗贈以詩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句及當國議論頗忤奪官徙池州遼既留連江湖間益偃蹇傲世既至池得九華秋浦玩其林泉遂築室齊山上名曰雲巢日杜門隱几塵埃積筆硯其爲文雄奇峭麗尤長歌詩曾鞏蘇軾黃庭堅皆與酬唱不復起

适於書無所不覽究尤諳故實神宗嘗大籍民車爲戰具論者如織皆不省一日謂适曰卿知籍車乎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能制适曰古車戰之利蓋所謂兵車乃輕車也以折旋捷速故利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行三十里故世謂之太平車此但可施無事時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明日詔罷籍車

遼使蕭禧來理黃嵬地畱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适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指古長城爲境去今所爭蓋三十里适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悞國事卽命以畫圖示之禧議始屈

言身懷終 卷五十二 二十六
已奉命往聘還爲使契丹圖以進适所著有客談多
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

李大臨

大臨博物寡嗜慕嘗知汝州辰溪貢丹砂道葉縣其
二篋化爲雙雉鬪山谷間耕夫獲之貢者指爲盜械
送於府大臨能辨其異釋耕者先是仁宗嘗遣使賜
館閣官御書使至大臨家大臨貧無阜隸方自秣馬
使還奏帝曰真廉士也

呂夏卿

張景
憲附

夏卿字縉叔嘗舉進士積官直祕閣長於史能貫穿

唐事博采傳記數百家而折衷之於新唐書最有功
晚得奇疾體日縮卒時纔如小兒莫能知其故時有
張景憲者母卒一夕而鬚髮爲之盡白

張問

問起家進士性廉介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問
有父喪世衡遺以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家
而世衡已卒衡子古用父治命亦弗納田遂蕪穢者
三十年事聞詔還种氏

陳舜俞

舜俞博學強記舉進士又舉制科第一熙寧三年出

知山陰詔俟代還試館職舜俞謝曰爵祿名器砥礪
多士宜示以至神鳥可要期如付劑契繳中書帖上
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詔上疏自劾遂棄官歸居秀
之白牛村自號白牛居士其卒也蘇軾爲文哭之

盧革附

革少舉童子能詩爲知杭州馬亮所賞異秋貢士亮
密戒主司薦革革聞語人曰以私得薦吾恥之去弗
就後二年首選登第時年猶十六也其子秉亦早有
譽嘗謁蔣堂坐池亭堂曰亭沼粗可恨林木未就秉
曰亭沼如爵位時或有之林木非培植根株弗成大

似士大夫立名節堂賞味其言王安石多其靜退

滕元發

元發九歲能詩范仲淹奇之舉進士廷試第三以韻
不中程罷再舉復第三後知開封開封民王穎有金
爲鄰婦所匿閱數尹不獲直憤而病偃元發至爲一
訊得實反其金穎投杖仰謝竟失偃所在

元發嘗爲太原威行西北稱名將已爲忌者所擠黜
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載猶以前過貶筠州或
謂曰恐尚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
吾忠何憂哉卽上章自訟中云樂羊無辜謗書盈篋

卽墨何罪毀言日聞帝覽奏惻然詔徙湖州

李師中

師中志尚甚高而好爲大言神宗時上言時政得失自稱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敷其罔上遂貶初仕州縣邸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玉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後二十年而言驗

楊佐

陵州有鹽井深五十丈皆石作底用栢木爲幹上出井口垂綆而下方能得水歲久幹摧敗欲易之而陰氣騰上入者輒歿惟天雨則氣隨以下稍能施工晴則亟止佐官陵州教工人用木盤貯水穴隙灑之如雨滴然謂之水盤如是累月井幹一新利復其舊

蕭注

注喜談兵善相術自陝西還帝問曰韓絳爲安撫使設施何如注對曰廟算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帝喜曰如卿言絳必成功矣因問王安石對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後皆驗

陶弼

弼字商翁性倣儻放宕吳中嘗出大雲倉卒遇暴風二十七艘同時覆溺而弼舟獨全又嘗行山間見雙鯉戲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鬪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兩岸圯木拔弼歷官閣門使

种世衡

諤師道附

世衡知環州蕃部有奴訛者素崛強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某日當至帳勞部落及期雪深三尺許左右諫地險勿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時奴訛度衡必不來方臥帳中衡猝至訛大

驚曰前此未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因相率羅拜聽命又有酋慕恩者亦最强世衡召與飲飲酣出侍姬佐酒俄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姬戲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喜之耶即遺之自是得其死力子諤孫師道

諤臨敵出奇戰必勝而性嗜殺有犯即斬或先刳肺肝坐者掩面而諤飲啖自若也敵亦畏其梟果故數有功李穰之餽運也旦入諤營軍吏鳴鼓聲喏諤呼吏問曰軍中有幾帥要當借汝頭以代運使立斬之穰惶怖出嘗渡河卒遇敵給門下客曰事急矣可衣

言史懷新 卷五十二 三十一
我衣乘我馬從旗鼓千騎亟趨出軍客信之敵以爲
諤也追之幾不免熙寧之後諤實屯謀故謀者謂种
諤不歿邊事不已

金人南下師道奉詔勤王止步騎七千至洛陽聞幹
離不兵已逼汴勢甚盛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
遲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第鼓行而前彼安能測
我虛實都人知我來士氣必振何憂賊哉遂沿道揭
榜言种少保領兵百萬剋期且至竟抵城西臨賊壘
金人爲之退舍

師道入見欽宗問曰今日之事若何師道曰女真不
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帝曰業講
和矣師道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知也金
兵退師道議乘半渡擊之不者異日必爲國患帝不
從及汴京陷帝撫膺曰恨不用种師道言

初師道之入朝也適金使王納在廷頡頏無狀望見
師道拜跪稍如禮帝顧笑曰彼爲卿耳已李綱罷大
學生及都人蜂擁至伏闕號呼願見种李詔師道彈
壓之師道肩輿來衆塞帷視之曰果我公也爲聲喏
而散是時師道春秋高在兵間久天下呼老种

司馬光 子康附

光字君實自幼端凝七歲時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
爲家人講卽了其大指自是手不廢卷羣兒戲於庭
一兒登甕跌沒水中衆驚皆棄去光獨持石擊甕破
之水迸兒得活人以是奇其識京洛間至畫以爲圖
弱冠中進士甲科赴聞喜宴獨不簪花同列相謂曰
君賜也爲勉簪其一

仁宗儲嗣未定光在并州上疏極言之又遺書范鎮
勸以死諍帝良久未決他日入對進曰臣向所疏至
今尚寂無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爲
不祥之事者小人無遠慮特欲於倉卒間援立其所
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
悟曰送中書光卽詣韓琦曰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
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爲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
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爲皇子

英宗時詔刺陝西義勇二十萬人情驚撓而實不可
用光抗論其非韓琦曰兵貴先聲驟益兵二十萬先
聲也光曰兵貴先聲爲無其實獨可欺之一日間耳
名雖益而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必知其詳更可懼
也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
降敕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

民未敢信爲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默然不爲止不十年皆如光慮

神宗議變法光言祖宗之法不可變呂惠卿曰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王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夫三司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何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一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

時河朔旱傷國用不足執政請南郊勿賜金帛詔下學士議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衮辭堂饌議者謂衮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徒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言史傳綱 卷五十二 三三
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桑
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譏武帝不明也爭議
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第以不允答之

初上以光爲翰林學士光力辭上曰古之君子或學
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楊雄兼之卿文學不
減區子何辭爲對曰臣不能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
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何云不能四六光乃受命
已爭新法不合拜光樞密副使光頓首辭曰陛下所
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
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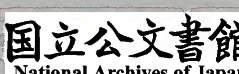
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
陛下誠罷新法不行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抗章至
七八固辭不拜

光居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
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赴闕
臨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君無歸洛畱相
天子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
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已拜尚書左僕射
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更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
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爲華夷敬信如此

元祐初光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害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為條其便宜甚悉疾將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卒年六十八京師人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至皆畫象以祀飲食必祝光嘗自言吾無過人但平生未嘗有一事不可對人言者

蔡京擅政錮元祐黨人為撰姦黨碑時長安石工安民者當鐫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無不稱正直而今亦云姦邪民不忍刻也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後不敢辭乞免鐫安民名於石亦恐得罪後世聞者愧之子康

康官右正言匡規彌亮不減其父自居光憂食蔬寢塊遂得腹疾至不能朝謁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召醫李積於充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亟往告者日夜來不絕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朝野痛恤之康口不言財光立神道碑帝遣賜白金二



千兩康辭不受詔不許竟遣家吏如京師納之

范鎮祖禹附

鎮字景仁薛奎守蜀一見奇之俾與子弟講學及還朝載與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范鎮時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及也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廷試唱名過三人則首禮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改上列吳育歐陽修號高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不動至第七十九人始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異之自是舊風遂革鎮爲諫官惡言事者好爲激訐至汙人以帷箔不可

明之事故其有言獨引大體陳執中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曰當今陰陽乖舛財匱民窮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因一婢逐宰相其何以明等威辨堂陛識者避之

仁宗在位三十年儲嗣未定已暴得疾中外危懼鎮獨奮然曰事孰有大於此者卽拜疏請擇立宗室之尤賢者以系億兆之望疏入或謂曰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之執政以爲不可將遂已乎章累上不報執政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鎮

言身懷錄 卷五十二 三十一
貽以書曰此天象見變占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也尚何避希名干進之嫌於是爭益力凡見上面陳者三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一時盡白

新法行鎮力爭不報乃抗疏曰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而反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欺罔興造邊事事敗則置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拮據其過

孔文仲則遣之歸任夫言青苗有効者不過歲得什伯萬緡錢緡錢什伯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總出於民耳養民而盡其財何異養魚而竭其水乎疏五上仍不報

鎮疏既不報乃直糺安石謂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安石得疏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遂落職致仕鎮謝表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然曰使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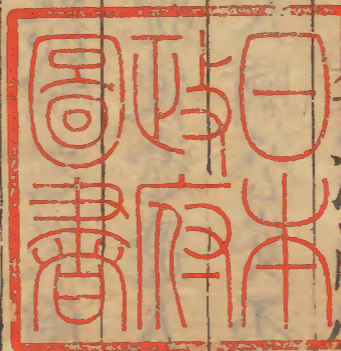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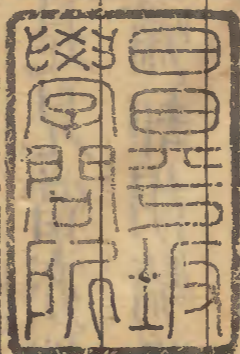
言史快編 卷五十一 三十一
受其害而吾獨享其名獨何心哉既罷歸日與賓客
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曰歿生禍福天也吾其
如天何恬然處之如故

鎮與司馬光平生相得甚懽約生則互爲傳歿則作
銘光生爲鎮傳服其勇決鎮亦銘光墓云熙寧姦朋
淫縱險詖儉猾賴神宗洞察於中其詞峭峻光子康
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但懼非三家之福乃易
他銘鎮口不言人過及臨大事決大議色和而語壯
常欲繼之以歿雖在萬乘前無所屈

鎮兄鎡先是卒於隴城鎮時未仕聞其有遺腹子在
外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而得之曰吾兄體有四乳
是兒當亦然驗之果爾名之曰百常鎮少時嘗賦長
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後有使
至遼首問長嘯公安否鎮孫祖禹

元祐中道路傳言禁中覓乳媪祖禹聞之以帝年十
四非近女色時上疏勸養德愛身又乞宣仁保護上
躬言極切至他日宣仁召祖禹諭曰外議皆虛傳也
祖禹曰凡事言於未然誠爲過計及其已然則又無
及願陛下寧受未然之防毋使臣等有靡及之悔宣
仁爲之動容

祖禹在邇英尤多獻納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畱聽帝為首肯再三每當進講前夕必正衣冠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徐開列古義參之時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蘇軾稱為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二十卷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宗之遂目為唐鑑公



雪廬讀史快編卷五十二
文化丙寅

